星閣史論
讀史言論
九畹史賸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星閣史論

趙青黎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星閣史論目錄

項羽本紀書法論
治不復三代論
留侯論
灌嬰論
先帝不取荊州論
蜀漢後帝論
武侯論
費禕論
漢王允唐五王合論
唐論
徐勣論
宋論上

宋論下
予謚論

星閣史論

清　星閣趙青黎著

項羽本紀書法論

思深哉。史公之躋項羽於本紀也。而後人反用爲譏議。豈以史公之意爲伸項以絀劉哉。余謂史公之所不得而沒也。

楚以例秦耳。蓋秦之以詐力幷天下也。天下人之所不欲予也。天下人之所不欲予。卽史公之所不得而予也。然秦既以詐力幷天下也。又天下人之所不能沒也。天下人之所不能沒。卽史公之所不得而沒也。於是乎作秦本紀。以存其有天下之實。復作羽本紀。以著秦所以有天下之非。若曰秦始之有天下也。亦西楚之自號爲霸王而已矣。夫羽之不得與於正統也易知。而秦之不得與於正統也難知。躋羽所以閏秦也。不然。而果伸項以絀劉也。則羽本紀紀羽足矣。冠以漢之年月何爲者也。冠漢之年月於羽本紀。其非仲羽明矣。且史公誠何愛於羽而必欲進之。亦豈不知劉氏之當尊。而獨難於羽而一退之哉。第以羽可退。而秦必不可退。秦必不可退。而徒退羽。以爲尊劉氏地。吾恐溯帝系者。固且數自唐虞而三代而秦而漢。則是以恣睢無忌之秦。上同於積功累仁之業。而順天應人以誅無道者。且夷而與無道者。相爲揖讓周旋其際可乎哉。夫是以斷然躋項羽於本紀而無疑也。然則本紀之名。其可假乎。當章邯圍趙時。諸

侯環救．畏秦強．莫敢先發．非羽則趙之亡可立待．趙亡則諸侯必瓦解．諸侯瓦解則秦之將吏將復爲秦守．高祖其能安驅無阻．從河北以入武關乎．夫斬蘇角虜王離．降章邯．諸侯慴伏．入關．高祖恐謝．天下全勢．固已在羽矣．比且宰割天下．分王諸侯．羽之烈．豈在秦下哉．且羽本紀首書秦二世元年爲陳涉始事也．中去漢之元年凡三載．餘無年月．史公作月表．世以爲補其闕耳．嗚呼．月表而曰秦楚之際．高祖紀贊而論三代之治．謂若循環．意蓋深遠矣哉．

治不復三代論

論者以封建井田之不復．歸咎於漢文帝．此亦責備賢者意也．而其實不然．是在高祖．不惟高祖．抑在留侯．想秦之始變阡陌也．必以增田之說愚民．而民果見其田之以變阡陌增也．遂趁令恐後耳．使高祖當入關時．進秦父老告以阡陌之害．啟以溝洫之利．而民方惴惴於求生之莫必．而入關者不獨奠其生也．且復從而利導之．其誰不樂從者．至文帝非其時矣．民之業於田也．長子孫矣．一旦取其田而井之．未見溝洫之利．早受失田之害．其毋乃以搖民心而召亂矣乎．民見近不見遠．我以爲古也．因之民以爲變而駭之矣．是故國家當守成而議創制．難庸主．無論矣．即大有爲之君．慨然更始．而老成持重之臣．往往稱述宗祖．以力爭於廟堂．而其時之民．亦復恣其怨咨．則勢不得不退而自息．其不當以封建井田歸咎文帝也明甚．惜乎高祖起自亭長．未嘗學問．其言曰．乃公以馬上得之．安用詩書．詩書之不用．而封建井田云乎哉．顧高祖帷幄留侯運籌．誠講明其制以進之．度無不聽．然而留侯且沮食其謀．銷六國印．夫封建

與井田相表裏。先儒論之甚詳。而世之人。且相與善其銷印。至引石勒言證之。成敗利鈍。橫梗胸中。吾惡知夫鑄印之必敗。乃公事耶。吾固知夫銷印之必無由以復井田矣。故曰不惟高祖抑在留侯。獨文帝以謙恭美質。惟清淨是主。有可議制之賈生不用。出傅長沙。坐使叔孫通以區區綿蕞上揜三代禮樂。而秦制之不盡革也。悲夫。

留侯論

留侯功在漢室。而其學術之害。遂中於人心而莫可救止。蓋天不能有陽無陰。地不能有剛無柔。人事卽不能有成無敗。有利無鈍。聖人一斷於是非可否。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諸葛武侯曰。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而留侯者。必欲其成。必欲其利。曰吾安能置吾身於敗且鈍而勿恤。身敗且鈍矣。而所執爲是爲可者。不適以自厲乎哉。於是權事勢。揣人情。擇一有成無敗。有利無鈍之地以自處。所處旣定。而智者不能以聰明亂其謀。勇者不能以強力奪其守。冥然頑然。日以其敗且鈍者予人。而忍而予之敵。忍而予之友。至忍而予之君父。嗟乎。天下固有其學術之害。忍予君父以敗且鈍焉如是哉。設令以之予君父而君父不受。以之予友而友不受。以之予敵而敵亦併不受。則其術窮。而身與名俱裂。又烏足以害天下後世之人心。留侯者。不予則已。若其如是以予之。人卽如是其受之。不惟其敵受之也。其友受之。其君與父莫不受之。而乃以全乎其有成無敗有利無鈍。亘今古而獨得之一人。復誰知其學術之爲大非爲大不可。爲大有害。而莫可救。東坡謂留侯不能忍。圯上老人教之忍。夫不忍而敗。忍

則成。不忍而鈍。忍則利。是固以其忍爲得計。知博浪椎之爲荆軻嘉政。不知漢室佐之非伊尹太公。而充其類。且至於無父無君。而聖人之道息。或曰留侯忍耳。忍小忿耳。何至如子言。嗟乎。留侯之忍於其敵也無論矣。其於淮陰友也。當其請王而高祖怒詬不可明言。迨夫僞遊雲夢。可因事白也。不則置宴宮中。可奪身救也。留侯若以爲如是。我將受其鈍。我將受其敗。而於是乎忍之。識者且援是以斷留侯爲漢非爲韓。嗚呼。愛人者及其屋上之烏。而顧忍於其王孫。豈得謂斯論過哉。太公。高祖父也。當楚之置於鼎上。意不過爲罷兵耳。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猶且樂以終身。兵何遂不可暫罷。而教高祖以忍其父。父猶君也。則使易而以處留侯。其忍於高祖也。固不待教矣。分我杯羹。何忍出諸其口。而人且以爲不如是。則太公必烹。不知籍罔婦人之仁者。甘言請和。迎太公以歸。度楚無異說。觀夫宴鴻門而忠父示之玦三卒不忍。寧於太公而獨忍諸。恐觸怒於匹夫之勇。轉至烹耳。留侯權之矣。不烹我固坐收其成與利。烹而以激吾將士。則敗與鈍仍在楚。其能爲太公任不烹哉。太公之不烹幸也。徒羨其幸成。而竟忘其言之爲不忍出也者。忘乎其不忍出而其出也忍矣。亂臣賊子之接跡於天下忍耳。故曰是可忍。孰不可忍。嗟乎。決策不可不百戰百勝。居心斷不容自利自私。自利自私。惟婦人女子擇以自處。狀貌若婦人女子。史公之意微。而聖人之道孰是昌言以救之者。

灌嬰論

呂后崩。產祿擅兵。劉氏殆哉岌岌乎。然卒賴以安者。非平勃乃灌嬰也。假令灌嬰而爲呂氏。則以禁中素

練之軍。禦諸侯烏合之衆。可一戰破之。卽不然。而堅守滎陽。老諸侯之師於城下。雖百平勃。其能消呂氏之奸心。弭其變亂哉。且平勃何爲者也。不過使人劫酈商焉已耳。劫之而商之從與否。未可必也。商從矣。而呂氏之受其紿與否。又未可必也。賈壽來。其以齊楚合從告產。平陽侯聞而馳語丞相太尉。太尉勃乃敢馳往北軍。僅而得入。方且以左右袒卜人心。復不敢訟言誅之也。方且授事於朱虛而至日晡。此其瞻顧抑甚矣。是以後之論者。皆曰幸也。軍之左袒也。幸也。呂氏之無知而受其紿也。然軍不左袒。呂不受紿。劉氏其遂終殆乎。非也。其時嬰已與齊楚合。而滎陽之兵屯數十萬。滎陽關中襟喉也。逐獸者張其網矣。挺而走險。不得脫焉。絡馬首。穿牛鼻。雖有蹶蹯。其能肆其毒耶。故呂嬃亦旣怒之矣。產祿非不悟也。所依違者。冀得垂憐以丐餘生。而平勃乃藉手告成功焉。彼前之請將三呂而居南北軍者誰乎。請諸出入宮而居中用事者誰乎。何惴惴焉。止爲免禍計也。及其後而相與陰謀。亦復以吾屬無類爲辭。此其心大概可知。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豈得謂袁絲之言過哉。史稱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欲危劉氏而自立。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以視瞻顧若平勃。果何如也。君子讀之。以爲其書蓋微而辨。

先帝不取荊州論

荊州。四達之區。用武之國。論者謂先帝宜早取以圖中原。不宜展轉坐失。濱於危殆。厥後魯肅索地。呂蒙襲城。俱借爲口實。嗚呼。此特計其理或然耳。余嘗爲之推其時勢。有不可以遽取者。方帝寄居新野。其不爲操所翦亦僅矣。魏書稱表病篤。託國且云卿便攝荊州。松之已斷爲不然之言。就令果然。而表多內嬖。

私其幼子出以荊州讓者入焉而心變矣土地之大人民之衆不可以一時虛言遂入而據之先帝固宜以辭也設表當日號於國中置先帝臣民之上猶必推之三授之三至辭之無可辭而後受之不然其何由而受之且恩澤未施衆心未附窮而歸人不逾時而入其宮踐其位不愈以滋奸雄之口而肆其悍焉攘臂之爭哉先帝謂表曰久未騎射髀裏肉生是先帝亦心切而姑以窺表也表聞之不悅則表之言攝未可謂信也其嬖臣蒯越蔡瑁輩卽欲因會取帝則衆心信未附也然則表存時其不可以取荊州也明甚表卒蔡瑁爲奸立其妹之子琮未幾悉以荊州降操夫新野之兵不過數千卽欲於立琮之日興問罪之師瑁不能戰豈不能守且瑁素通操者也不難出一介使以達其請而堅城之下救兵四至進無所乘退無所歸不數月而爲俘虜矣齊人有言曰雖有鍼基不如待時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韓子曰其得水上下於天不難其不得水獵獺笑之者八九先帝之謂也至若權之索地襲城則又有說蓋權之勢足以取荊州雖授自劉表何益苟先帝之勢足以守荊州卽借自權何害此固存乎權與先帝一時之強弱而非關荊州之取與不取也夫荊州不得於劉表未死之前而得於孫權已取之後不失於益州未定綿竹阻險之日而失於漢中大捷威震襄陽之時時爲之也勢爲之也時與勢抑又有天焉未可遽議其不取也嗟乎如使先帝當日大敗吳人反荊州爲故物豈非事所甚快而竟不能也謂之何哉謂之何哉

蜀漢後帝論

嗚呼亡國之君若蜀漢後帝可不謂中材之主哉惜武侯先卒耳武侯不卒必不失國司馬昭顧以不思

蜀之言。遂曰武侯且不可與圖存。其信然耶。人君之善在任相。繼世之美。惟法祖。後帝當日終武侯無掣其肘者。疾篤薦蔣琬等俱見擢用。豈非生盡其才。歿遵其訓者與。祖宗之天下傳之子孫。其時老臣受顧命之重。藏太府之盟。不轉盼卽背之者往往而然。武侯雖聖。分則臣也。東西南北。惟所命耳。卒乃拱手以靜聽其經營。此固有人君之度矣。且帝卽位垂四十年。未聞有大失德。若吳魏主之營宮室。繕園囿。築臺鑿池者。燕燕夜飲而醉行殺戮者。田獵遊敖。所過蹂躪。徵發無算。而疲民於奔命者。故曰武侯不卒。必不失國。匪直不失國也。吾知朝廷宮府。穆然肅清。渭濱之屯。兵民浹洽。而其主之失德。又有以驅之。咸陽隴西。誰爲守者。卽以智力論。司馬懿差可耳。師昭豈其敵哉。然則後帝之不克終。復漢業稱令主者。武侯之先卒爲不幸也。若郤慮所云。雖欲欺三尺童子不能。且以無憑之身。入不可知之域。而時露其留戀慨嘆之情。危道也。我方失國人甚疑我。幸且輕我。惟乘其輕心而用之。則疑去而身得安。故不思蜀之言。亦聊以應昭也。或曰。令後帝求賢之切。若昭烈於武侯。意必有武侯其人者出。卽不然而掾屬祇皓。亦可無傷。國本至不幸而背城借一。身殉社稷。尚足告無罪於列祖。然此皆上智之主優爲之。而非後帝所及也。後帝者。中材之主也。若謂武侯且不可與圖存。彼直以武侯爲何如人耶。

武侯論

渭南之屯。雜布耕戰。不相驚犯。此卽古者寓兵於農。地水所爲師也。井田法廢。多由徵調。不則召募而已。兵不知耕。民不知戰。展轉運戍。疲於道路。嗚呼。其亦坐自困也已。然而誇富強稽版籍。則曰吾徵吾民而

張吾三軍耳。蓋自春秋以來。唯管子內政差近古。其他如晉之州兵。魯之邱甲。無不殘民以逞者。曹操新定冀州。按籍謂可得三十萬衆。此曷恠焉。孫權隸其民以賞有功。又其甚者矣。乃後之巧行其說者。且援周官以爲證。夫周官所記。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言力作任職之民耳。豈徵調爲荷戈執殳之士耶。其曰家者。合男女計之也。男女各半。虛其一爲之主。故曰可任者幾人幾人也。傳稱蜀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武侯兵止十二萬。猶不忍盡用也。三分更下。然應變非長之譏。實由是起。王者之行師也。不務爲其必勝。惟務爲其不可敗。大索戶口。驅之彊場。一有挫衂。何以善後。武侯惟務爲其不可敗。而陳壽譏之。適見其惑而已矣。余少時嘗奇延計。惜武侯不用。今而知武侯之不用延計宜也。無論涉險致遠。難可卒達。就令咸陽以西垂手可得。而驍悍如延。能保無邪心乎。就令無邪心。而魏軍四集。蜀道未通。新附之衆。不無騷動。君子觀鍾鄧而嘆戰勝後之安輯爲倍難也。以彼易此。必有能辨者焉。屯於渭南。曠日相持。殊類迂濶。而業惟可大則可久。伏至險於至順。藏不測於至靜。既以伏魏人之背而拔其根本。復不以虛聲扇惑吳人。謹愼者之規略蓋如此。羊陸輩小師其意。猶足以靖其封疆。況以武侯之誠信素結民心。而又親見其師旅之藹藹若家人父子也。簞食壺漿有不爭迎。恐後者乎。大功未奏。將星遽隕。漢之不幸也。三代井田之法。坐是不復。昔人有言。車戰廢而民不得保其生。可勝嘆哉。

費禕論

蜀漢之亡。亡於費禕。黃皓烏足責哉。皓不過小有巧慧便給。善伺人主意旨。非有大奸大慝若莽操。幷非有深根固黨若東漢十常侍之難卒除也。終允之世。皓位止黃門丞。則皓非不可制亦明矣。允卒驟擢爲中常侍。其時任大將軍錄尚書事者非禕乎。以陳祇代允爲侍中者非禕乎。傳稱祇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皓固不遽預政也。禕以祇爲賢。越次用之。皓乃得張其羽翼以肆行其志。而帝之追恐允者日深。是允能以嚴憚制帝欲於將萌。而禕徒以材幹事主。豈大臣之本計哉。故來敏嘗稱之矣。孫權嘗器之矣。允父和嘗決之。而允亦自嘆爲才之不及。相遠也。嗟乎。此禕之所以貽蜀於亡。而卒以自隕其身乎。延熙十六年書曰。盜殺大將軍費禕。具官蓋深譏之。譏其防衞不密也。抑其誨盜實甚。當吳人辨難蜂至。何遽不能鎭之以靜折之以片言。而顧爭不屈於鄙人之口。然猶曰國命攸關。不得不爾。至其先上鹿車。意氣自豪。是傳所譏舉趾高而心不固者也。彼羽檄交馳。與客對戲無倦色。又其甚焉者矣。鉏麑之刺盾也。見其乘燭整朝衣冠而坐。乃觸槐死。盜亦有人心哉。故大臣之立朝也。必內正其身。有不苟之言笑。而後上格其君。旁爭其寮案。以下制夫宵小。申屠嘉召責鄧通。通叩首涕泣謝罪。漢武帝倨待大將軍。而汲黯不冠則不敢見。蓋其素所積漸然也。武侯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託臣以大事。而其兢兢於宮中府中者尤至。禕不知以謹慎持其躬。因不知以嚴憚事其主。其視黃皓直易與也。而抑知盜之視之亦易與乎。身殞而蜀以覆滅。其誰貽伊戚也與。或曰蜀亡距禕歿凡十年。何不責黔武之維。而專責禕。即維嘗並禕錄尚書事矣。獨不宜於制皓乎。然維錄尚書在皓預政之後。皓之預政適當禕秉國之時。火之燎原也。必於始然撲之。

水決其防從而壅焉必無及矣枝附葉連蔓草其猶難圖哉且維非禕匹也從魏新至未獻人心禕少長於蜀左右於帝者久與允俱爲太子舍人遷庶子允能制皓而禕不能禕亦何辭之有若夫義關討賊非同黷武卽小有損譬則手足差跌之疾耳吾未見腹心無恙而遽絕其命者也允之嚴憚利在腹心而禕之輕肆中於膏肓患固有伏於數十年之前者以患之旣見而從而責蠱惑君心之黃皓嗚呼責黃皓愈不能爲禕也恕矣

漢王允唐五王合論

漢王允以窮治羣盜而敗唐五王又以不誅武三思而敗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威震而刑不濫也允之敗宜也然何以爲唐五王解乎書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言去惡則務絕其根本也五王之敗宜也然惡知五王之不窮詰武氏者之非卽鑒於王允乎鑒前車而徇其迹與師心自用者等醫之治疾也疾在表者清其肌以散之固其本以禦之誤投下劑則死若表之旣失邪入於內矣用參苓而不攻攻則邪愈深入一發而遂至於不可支允之羣盜疾在表者也而窮治之與下劑何異五王之武三思邪在內者也棄而不誅其終不可支何惟焉且禍每中於所恃而患多伏於所忽王允以大憝已除可恃無恐而不虞羣盜之敢於內向其敗易知五王以唐祚已復君位已正優游以導其和而小人可不盡去世且有舉陰陽之不和無謂宜開以自新者甚或執激變之說以昌言於衆而自來君子之敗適足實之則五王覆轍將浸尋於天下後世而焉所終極故朱子於夬之彖傳不禁憤然曰觀剛長乃終一言聖人豈不欲小

人之盡去耶。三思之禍無論已。賈誼曰。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性與習移。卽明主猶且受其蠱惑。獨中宗也哉。是故去君側之小人。不可不盡。而敵國外患。雖緩追逸賊焉可也。

唐論

唐藩鎭得古封建遺意。而謂其亡在此。非也。亡唐者宦豎耳。宦豎始著於高力士。漸盛於楊思勗。肅宗後。禍遂有不可勝言者。一觀軍容敗九節度矣。一關中小兒。遷上皇挾太子弒張后矣。而漸且交張利口。忠義寒心。而漸且迭掌北軍。南牙拱手。猶曰假虎威也。顧乃敢行上弒。密專廢立。雖憲武之英主不免。庸庸者變起甘露。幽於少陽。習爲故常。至訟言門生天子。不又其甚焉者乎。故姚南仲上言曰。如盈珍輩不可勝數。雖羊祜杜預復生。亦不能爲治。嗟乎。終唐世二十君。而爲其所立者九。所廢者二。所弒者三。尙忍言哉。惟昭之弒哀之立。由逆藩。然召全忠者誰。微韓全誨之逼崔胤。度不出此。大抵藩鎭非盡忠良。而未若宦豎之全不畏名義。故祿山之亂。平自朔方。如陝之禍。非藩鎭也。德宗如奉天。奔梁州。固藩鎭。而破朱泚。滅懷光。亦藩鎭。黃巢亂民。茂貞犯闕。而誅討奠安。奉迎車駕者。又皆藩鎭也。參而考之。得且過半。夫李晟渾瑊馬燧李克用之功烈矣。而韓滉轉餉以饋軍。王鐸墨敕以召克用。鄭畋傳檄天下。王處存率先入援。乃能奏績。他如設宴受代。有若賈耽。發兵襲靈武。有若楊志烈。雄鎭山東。破滔討悅。有若李抱眞。常得李納陰事。有若劉元佐。四請除代。不欲子孫染汙俗。有若張茂昭。表請太子監國。有若韋皐。却韓宏美婦人。有若李光顏。雪夜擒元濟。有若李愬。奉代而斬悍將。有若王承元。重宰相以尊朝廷。有若柳公綽。不以式

徽渝節。委輸不絕。有若趙匡凝兄弟。而田氏父子。忠順受禍。其尤可悲者矣。藩鎮亦何負於朝廷。即跋扈如王武俊。一說而合攻滔。強悍如田季安。一說而不救。趙正已獻三十萬錢以賞將士。田悅納幣三萬匹以付度支。而各爲之漸服。亦視朝廷所處置爲何如。而誠如烏重胤所奏。則坐收藩鎮之利而有餘。且藩鎮之逆亦宦豎釀成之也。使代宗不遣馬承倩。則李寶臣不致玩寇。使德宗不聽宋朝鳳。則李納不致合悅。且使德宗早貶白志貞等。則懷光必不反。代宗能誅魚朝恩程元振。則雍王之副自屬汾陽可不用僕固懷恩。不用懷恩。即不奏留嵩等分師以失河北。嗟乎。忠貞如汾陽。其他無論。觀夫絳州軍亂。奉命往鎮。不以王元振之私己也。收而幷其黨皆伏誅。辛雲京聞之。亦按誅其殺鄧景山者。而河東莫不奉法。寧於區區河北。有不咄嗟立辦者。則朝恩元振之沮爲大可恨也。況懷恩奏言以來瑱之死。深長中官讒口。即其叛又豈本心耶。然則藩鎮之逆實由中官。而藩鎮不失爲良法。微獨其賢者也。衆悍交立。必環顧而各自戢。劉從諫之奏幷使中官斂跡。彼朱逆之肆行凶惡。固克用新喪。莊宗始立。亦茂貞屢敗。難與爭鋒故耳。不然。何三代有道之長。而太宗欲分封功臣。創業之主。識慮自遠。且同一德裕。而權能行於三鎮之効順。才莫制其專立之密謀。則唐不亡於藩鎮。而亡於宦豎也益信。

徐勣論

甚哉天之明且允也。有不終屈抑之才。有不可倖邀之名。而必無不敗壞能飾僞以藏身之惡。吾於唐之徐勣知之。當其侍翟讓飲以出走也。門者斫之傷頸。卒不死。及其佐命唐室。勳成名立。年已耄矣。復不死。

高宗立武氏爲后。成於勣之一言。而其罪遂莫可逭。而其惡乃終不可掩。是故人之能以善名一世者。其潛德之幽光。必不可闕也。而以惡流後世者。亦其從逆之眞精不容終沒也。嗚呼。周公流言。王莽謙恭。昔人所嘆。而勣獨以一身歷其變。不死於李密門者之手。不死於太宗在位之年。豈非天哉。雖然。天何心天因其材耳。是以君子懲忿窒慾。損之又損。必不使一毫之惡得留於隱微。以質對乎上帝。

宋論上

何代無奸。獨宋則孽牙於開創之始。至浸淫盡南北二朝。無一能廓清者。呂居仁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然哉。太宗失德。趙普再誤一言成之也。卒以功名終。晉封韓王。至李昌齡宦者王繼恩輩不足道。嗟乎。微呂端。眞宗危矣。夫澶淵之戰。誠孤注也。然可以得梟。乃偷女議和。而王欽若丁謂等遂以封禪進。王旦無可如何。顧欽若請鬻負釋繫囚矣。丁謂請罷兵撫蠻寇矣。謂之奸。倍甚於欽若。而萊公惑焉。仁宗宋賢主。號稱治朝。而呂夷簡實爲大蠹。廢郭后。出富范。排杜衍。罷韓歐。特小有才不至大壞國。身歿而帝謂侍臣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若其於孫沔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可不謂能受盡言與。而張士遜夏竦輩。又不足道。至王安石之用。肇自嘉祐。英宗在位日淺。神宗甫立。卽下徵召。朝野欽仰。共慶新參。惟吳奎力斥其謬妄。韓魏公言其不可處輔弼地。呂誨袖彈本。而司馬公恠之。唐介與爭辨御前。而帝卒專任之。衆正一空。第卽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三言。而上棄天眷。下失人心。中斬祖澤。已足亡宋。而有餘。割地開邊。其末失也。章惇蔡京。其餘孽也。京首變新法。其後力擠元

祐立黨碑。而安石且配食孔子。故趙鼎言於高宗曰。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又何有於童貫王黼之覬覦者哉。嗚呼。臺艸之滋。猶難圖也。何況奸佞知人則哲。惟當國者愼之。仁宗於賞花釣魚宴。既心知其不情而非惡之。何不明著訓辭。貽厥後嗣。而辨奸一論。出自卑賤。其孰從聽之。而又孰從達之也耶。

宋論下

宋南渡之不振。罪首奸檜。夫復何言。然高宗甫即位。而黃潛善、汪伯彥已在左右。黃、汪不足責。附黃、汪以劾李忠定者張魏公浚也。浚而無圖中原之志則可。浚而有圖中原之志。何不移其劾忠定者劾黃、汪。且何不移其薦秦檜者薦岳忠武。而其心寔忌之。夫忠定之罷。不關一劾。劾之而忠定益孤。黃、汪愈張。引退益決。而建炎之初。坐失一恢復大機。然猶有可爲者。曰岳忠武在。以彼用兵。妙存一心。不拘古法。平定江淮。掃清襄漢。內亂寧矣。太挫金人兀朮喪氣。會兵而無一應。下制而曰待岳家軍降黃龍會飲。非虛言也。乃三字獄決。又失一恢復大機。嗟乎。機難得而易失。一誤再誤。國奚以堪。雖其獄不由浚。寔由薦檜。不然。檜已免矣。榜其罪於朝堂矣。晏敦復知憂之。而忠圖中原者顧乃若是。且高宗之主和。豈果忍忘父兄哉。特才鈍氣懦。恐一戰不利。失所便安處耳。富平之敗。實滋小人以口。而寒庸主之膽。繼以淮西。則口益滋。膽益寒。恢復之請。固且謂諸君第徼幸於一戰。我寧不徼幸於一和。而便安之懷。牢不可破矣。夫人情莫不狃便安。苟當擾攘之秋。其中亦必有所懲創。一懲創而主軸之機動。主軸之機動。而輔車之機以鼓。公紹興可惜也。建炎之初。尤可惜。史斷於浚謂其慮淺而術踈。吾謂其才小而多忌。故能手剪苗劉。間復州

邑不自知其不能禦大侮。獨當一面也。而固深知李忠定岳忠武之十倍於己。恐其功之不自己出也。一則顯勦其私殺侍臣。一則奏言其幷兵要君。必不移其勦忠定者勦黃汪。薦檜者薦忠武。嗟乎。勦黃汪則忠定不罷。宗留守不至憤而疽發背。傅亮張所不至召還。而安置忠武之才。亦早見中原已復於建炎矣。薦忠武則軍政得人。戰無不克。主志以奮。檜無由售其奸。已亦坐收知人之明。而前愆可蓋。豈不臣主交榮。浚而志圖中原也。卒無如其忌刻之私勝焉。何也。及夫孝宗新立。頗有起色。罷史浩而專任焉。正當熟思前失。酈瓊之叛。誰爲亂階。則邵李之隙。豈不可解。卽不可解。豈不可分任。分卽虞弱。豈不可分遣他將以爲助。忠定、忠武處此。必有道矣。況虞允文在。豈不可引以自副。毋亦其忌之也乎。宋於斯時。庶嬴已甚。用戰以攻敵。譬則黃硝也。病者久心疑之。卽百戰百勝。猶懼其或敗。一勝而果敗焉。而和議入。四州割。國尙可爲哉。論者從而歸咎。豈得謂過。若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輩。曾黃汪之不若。而又何責焉。

于謙論

余讀明史至奪門復辟。未嘗不太息痛恨於徐石曹張諸小人也。然使儲位不易而大命有歸。雖欲媒孽其間亦何說之有。則當易儲之日。爲少保者宜其力爭矣。而乃獨無一言。嗟乎。世亦知人主莫解之惑有非口舌所得爭者哉。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少保皦日之誠。端有慕於是。故其時以身喻者無不用其極焉。而論者至謂漢留唐鄴擅美千古。夫叔姪之於父子。既有間。而時異勢殊。惡可等論。此其爲不知少保也無容辨。又或謂英宗失身沙漠。天位已絕。乃狡焉強寇。陵蹂寢廟。更得罪於祖宗。不宜復立。

景帝有社稷功。治以嫡而亂以功宜也。天作君而父傳子又宜也。儲位之易。無足恠者。存是說也。是使夷齊不相讓。而反其辭以相詰也。以之責英宗可矣。以之恕景帝。則不可。不可以恕景帝。即不可以解少保。而吾以知少保之欲以身喻者何也。景帝之欲易儲。其藏之心非一日。而不忍遽發者。亦尙知有理義焉。賜廷臣以金。則固以利市也。猶不遽發。逮黃珏疏入。而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遂毅然直行其意以大決其防。其不可以口舌爭也明甚。爭之亦不過如章綸鍾同廖莊焉已矣。無益於事。而徒明其節。豈大臣之所以自處乎。且少保縱欲自明其介。亦何至賜之甲第而頓首謝。賜之璽書袍鎧弓劍冠帶而封識於堂。歲時一謹視。乃爲此拘拘哉。若曰奉君之靈。縱有微功於社稷。實不敢圖利於身家。疇昔監國。伊誰是命。詹詹之誠。固願吾君之垂察而一動其中也。若其詔予一子千戶。辭曰。臣欲爲子求官。何必假手石亨。夫臣不假手於人以官其子。即君不假手於天以私利其子。此意尤彰彰矣。使少保稍有自利之私以利奉景帝。南宮之鋼。不難一丸塞。而徐石之智謀兵力。不狡悍於也先也。其時建立之見濟已卒。後宮無所育。則帝疾彌留。一旦晏駕。請於太后迎復沂王。固已拱手還之英宗。而亦可告無負於景帝。古大臣不動聲色。措天下於磐石者大類。如斯嵯乎。當其前有必欲身喻之微。及其後有無容復爭之勢。是以終不一言也。然小人媒孽之端。實由是起。可勝太息矣哉。

始余幼時。嘗戲筆作范增論。先伯築岩公（諱良霖）目而愛其俊爽。爲訓之曰。論古貴有特識。非因人之所言而言之也。子言范增之去。當在弒懷王。不當在殺卿子冠軍。雖足以正東坡之非。而不知已落

尋常之窠臼矣。因授以伯祖項羽本紀書法論俾讀之。而余乃知文章家之翻空出奇。不必古人當日如是。而起古人於今日。亦必有卽于如是而後安者。而後可以論古人。越數年。得隨侍讀書於城南古香齋中。時將刻星閣文鈔。因得遍觀一切。而方馳騖於舉子業。不暇請。亦不敢請。嗚呼。窮達有命。今竟何如。使當日者專力於此。亦或庶幾有成。而仍然故吾也。今鈔刻文鈔及二集諸史論。不禁慨然。

嘉慶五年十二月。姪孫紹祖識。

本館據湖北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讀史賸言卷一

清　漢川秦篤輝著

歷觀全史。大抵于國家之利減一分。則于百姓之利增一分。其實利國家者也。于國家之利增一分。必于百姓之利減一分。似利國家。而實害國家者也。堯之戒舜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所謂執中者。不使四海困窮而已矣。四海困窮。則天祿永終。誠千古之炯鑒哉。

晏嬰身爲齊相。知陳氏有尾大之虞。公室席不測之禍。則當思所以救之。夫救之之術。亦曰爲國得人而已。當時以孔子之聖。景公欲以尼谿封之。使其得國行權。百陳氏烏能爲。而嬰躬自沮之。終成田齊之禍。謂齊亡于嬰可矣。徒與叔向爲楚囚之泣。何哉。楚令尹子西謂昭王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小人夫豈不知君子之勝人。而乃不躬行之。又于勝己者輒嫉焉。是謂自暴自棄。晏嬰、子西類也。皆自敗其國而已。烏足以尼聖人。

史記謂太公就封。因逆旅之言而疾行。萊侯果與之爭齊。說苑謂鄭桓就封。因逆旅之言而疾行。釐何果與之爭鄭。不必有其事也。而趨時者宜若是矣。說苑載太公誅華士。家語載孔子誅少正卯。亦不必有其

讀史賸言卷一

清　漢川秦篤輝著

歷觀全史。大抵于國家之利減一分。則于百姓之利增一分。其實利國家者也。于國家之利增一分。必于百姓之利減一分。似利國家。而實害國家者也。堯之戒舜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所謂執中者。不使四海困窮而已矣。四海困窮。則天祿永終。誠千古之炯鑒哉。

晏嬰身爲齊相。知陳氏有尾大之虞。公室席不測之禍。則當思所以救之。夫救之之術。亦曰爲國得人而已。當時以孔子之聖。景公欲以尼谿封之。使其得國行權。百陳氏烏能爲。而嬰躬自沮之。終成田齊之禍。謂齊亡于嬰可矣。徒與叔向爲楚囚之泣。何哉。楚令尹子西謂昭王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小人夫豈不知君子之勝人。而乃不躬行之。又于勝己者輒嫉焉。是謂自暴自棄。晏嬰、子西類也。皆自敗其國而已。烏足以尼聖人。

史記謂太公就封。因逆旅之言而疾行。萊侯果與之爭齊。說苑謂鄭桓就封。因逆旅之言而疾行。釐何果與之爭鄭。不必有其事也。而趨時者宜若是矣。說苑載太公誅華士。家語載孔子誅少正卯。亦不必有其

爭也。而立政者宜若是矣。

孔子之贊管仲曰如其仁。曰一匡天下。稱齊桓爲正而不譎。亦許管仲之辭也。而其短在器小。在焉得儉。在不知禮。人品較然矣。曾西及孟子專以其短言之。已不如孔子之允。至宋儒則深文周內。凡管仲之長。皆必以至壞之心術測之。其刻核不肖。亦已甚矣。

召陵之師。非眞欲伐楚也。特以服楚爲名耳。是時子文爲政。楚國無隙可乘。伐之亦未必勝。故因侵蔡之便。藉之盟楚。以爲名。此桓公管仲之志也。志出于此。所以爲師之名。必使楚爲可受。以示不深責之意。乃可一盟而退。楚亦何必不盟。而爲不可正勝之戰乎。此知已知彼。兩得所欲之至計也。夫使其可受。乃故爲一小一大之詰。小者僅包茅不入。俾之受以爲盟。大者爲南征不服。使其辭以免戰。若直以僭王猾夏之罪伐之。則至大而無可辭。勢將必出于戰。戰而勝則已。不勝則舉數十年之霸業一朝隳之。此桓公管仲所深避者也。呂東萊不識霸者權譎之心。于其間南征也。譏其甚惡寬惡。多罪薄罪。于其不責僭王也。譏其心切于求目眩于視。皆非事情之實也。

小白先驅以入齊。重耳緩圖而得晉。勢不同也。蓋小白力能制子糾。重耳不能制夷吾也。所謂刻不可犯也。使夷吾當其刻。亦爲賢者驅除難耳。

秦晉相搆。自圍鄭（僖三十年）以前。皆晉失也。圍鄭一舉。秦有三失焉。助晉私憾圍鄭。一也。聽鄭猶爲退兵。二也。退兵亦當與晉講解。和晉鄭而去之可也。私遣三戍。市己之恩。激晉之怒。三也。三戍既遣。又開襲鄭之隙。

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不敢頌言虎惡。轉爲之請美官。蓋以虎素與晉通。挾大國之威以制季孟。故俯首帖耳。任其困辱也。當昭公之出。士鞅荀躒等受意如之賄而庇其惡。當定公之時。士鞅等又受陽虎之賄而肆其毒。故其後虎敗終奔晉也。惟賄是崇。而黨惡害鄰。晉爲已甚矣。

伍奢之死于楚。非其罪也。太子建欲與晉滅鄭而鄭殺之。可謂非其罪乎。周禮曰。殺人而當者。戒勿讎讎之則死。伍員惟宜報楚而不報鄭。明矣。何燕泉反以不爲子建報仇責員。何哉。然員之報楚。自云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之。又豈可以常理論哉。

衛文以邢狄之伐。避位而後師。衛靈以捘手之辱。避位而畔晉。唐明皇至馬嵬。辭軍獨往。亦用是術。代宗陝州。德宗奉天。特踵而行耳。然平日無恩德以結其民。徒恃臨亂之一激。亦危矣哉。

荊啫與五人與殺強盟孔悝。哀十五年。其子疾。亦使五人與殺強盟。荊啫可謂以身教者從。

孟子之賢。不可殫述。而其進退裕餘。尤在不受齊君之祿。以局外謀局中之事。以無憂代他人之憂。三代後惟李鄴侯、唐靈武時彷彿似之。惜乎其後不能然也。

六國士策莫如行仁義。孟子是也。中策莫如合從以拒秦。從橫人之計。割地賂秦。所謂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直無策矣。若蘇秦始亦欲助秦。秦不用。乃合從。皆爲己謀利起見。所以見鄙于君子。

守天下之術。至秦始皇加密。乃愈密而失愈速。何也。不能反其本也。其本柰何。亦仁義而已矣。

封建利于士。不利于民。國多官衆。才無不庸。士之利也。內亂外患。兵無由弭。民之害也。

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不敢頌言虎惡。轉爲之請美官。蓋以虎素與晉通。挾大國之威以制季孟。故俯首帖耳。任其困辱也。當昭公之出。士鞅荀躒等受意如之賄而庇其惡。當定公之時。士鞅等又受陽虎之賄而肆其毒。故其後虎敗終奔晉也。惟賄是崇。而黨惡害鄰。晉爲已甚矣。

伍奢之死于楚。非其罪也。太子建欲與晉滅鄭而鄭殺之。可謂非其罪乎。周禮曰。殺人而當者。戒勿讎讎之則死。伍員惟宜報楚而不報鄭。明矣。何燕泉反以不爲子建報仇責員。何哉。然員之報楚。自云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之。又豈可以常理論哉。

衛文以邢狄之伐。避位而後師。衛靈以捘手之辱。避位而畔晉。唐明皇至馬嵬。辭軍獨往。亦用是術。代宗陝州。德宗奉天。特踵而行耳。然平日無恩德以結其民。徒恃臨亂之一激。亦危矣哉。

荊啫與五人與殺強盟孔悝。哀十五年。其子疾。亦使五人與殺強盟。荊啫可謂以身教者從。

孟子之賢。不可殫述。而其進退裕餘。尤在不受齊君之祿。以局外謀局中之事。以無憂代他人之憂。三代後惟李鄴侯、唐靈武時彷彿似之。惜乎其後不能然也。

六國士策莫如行仁義。孟子是也。中策莫如合從以拒秦。從橫人之計。割地賂秦。所謂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直無策矣。若蘇秦始亦欲助秦。秦不用。乃合從。皆爲己謀利起見。所以見鄙于君子。

守天下之術。至秦始皇加密。乃愈密而失愈速。何也。不能反其本也。其本柰何。亦仁義而已矣。

封建利于士。不利于民。國多官衆。才無不庸。士之利也。內亂外患。兵無由弭。民之害也。

沛公入關告諭。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初不言義帝也。及帝死。亦不聞有一言也。聞董公教乃爲發喪。特爲討羽之名耳。其心豈眞有義帝哉。核實論之。義帝特諸侯之長。非眞有共主之實。以不學無術之項羽殺之。受惡名耳。使沛公一天下。義帝而在。其能存者幾希。

史記載圮上老人授張良書。謂讀是爲王者師。不知果何書。王者師語。出孟子。所指者。教養之仁政。非兵書也。今所傳三略。託名黃石公授良者。皆兵家言。然良未嘗將兵。所決策在嶢關擊秦將。鴻門救沛公。燒絕棧道示項羽無復東意。勸以齊王封韓信。沮封六國後。及急擊項羽。皆決幾于事先。智謀之士。所見皆同。特遇漢高知言。如石投水。故獲成功。非有布陣攻敵之勞。奇門遁甲之術。必藉黃石之祕書也。蘇子瞻亦知此意。故作論謂其意不在書。猶謂有隱君子託以授良。今考其實。圮上老人。恐亦當時讕言。所謂見我于穀城山下。語尤荒誕。史遷好奇而載之。良晚歲謂欲從赤松子遊。實未見其人。黃石公亦其類也。

張耳勸陳涉立六國後。爲秦樹敵也。酈生勸漢高立六國後。則爲己樹敵矣。然此爲漢計失。爲六國計得矣。使張良眞爲韓也者。宜贊成之。而乃力沮之。吾故曰。良爲漢。非爲韓也。

陳平勸漢高僞遊雲夢以擒韓信。特信不反耳。如果反。游以好出。適爲信擒矣。事有幸成者。諸此類也。

季布與朱家無素。而家救之。鍾離昧與韓信相善。而信負之。家以俠名。而信以枉死。宜哉。然信之不敢庇昧。恐累己也。益徵信不反矣。爲信計。遠宗范蠡。近效張良。或可以免。而以恥與噲等伍之驕氣淩人。獨何哉。

沛公入關告諭。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初不言義帝也。及帝死。亦不聞有一言也。聞董公教乃爲發喪。特爲討羽之名耳。其心豈眞有義帝哉。核實論之。義帝特諸侯之長。非眞有共主之實。以不學無術之項羽殺之。受惡名耳。使沛公一天下。義帝而在。其能存者幾希。

史記載圮上老人授張良書。謂讀是爲王者師。不知果何書。王者師語。出孟子。所指者。教養之仁政。非兵書也。今所傳三略。託名黃石公授良者。皆兵家言。然良未嘗將兵。所決策在嶢關擊秦將。鴻門救沛公。燒絕棧道示項羽無復東意。勸以齊王封韓信。沮封六國後。及急擊項羽。皆決幾于事先。智謀之士。所見皆同。特遇漢高知言。如石投水。故獲成功。非有布陣攻敵之勞。奇門遁甲之術。必藉黃石之祕書也。蘇子瞻亦知此意。故作論謂其意不在書。猶謂有隱君子託以授良。今考其實。圮上老人。恐亦當時讕言。所謂見我于穀城山下。語尤荒誕。史遷好奇而載之。良晚歲謂欲從赤松子遊。實未見其人。黃石公亦其類也。

張耳勸陳涉立六國後。爲秦樹敵也。酈生勸漢高立六國後。則爲己樹敵矣。然此爲漢計失。爲六國計得矣。使張良眞爲韓也者。宜贊成之。而乃力沮之。吾故曰。良爲漢。非爲韓也。

陳平勸漢高僞遊雲夢以擒韓信。特信不反耳。如果反。游以好出。適爲信擒矣。事有幸成者。諸此類也。

季布與朱家無素。而家救之。鍾離昧與韓信相善。而信負之。家以俠名。而信以枉死。宜哉。然信之不敢庇昧。恐累己也。益徵信不反矣。爲信計。遠宗范蠡。近效張良。或可以免。而以恥與噲等伍之驕氣淩人。獨何哉。

劉恭係劉盆子兄。先事更始。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更始遣恭請降赤眉。赤眉將殺更始。恭欲自刎。乃赦之。後更始爲謝祿縊殺。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得免害後。乃遣恭乞降光武。盆子對光武曰。罪當死。猶幸上憐赦之。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出者。度亦恭教之耳。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榮陽均輸官地以爲列肆。使食稅終其身。恭爲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按後漢書宋爲恭立傳。事散見更始盆子二傳中。今觀其崎嶇禍變之中。保全盆子猶易。不負更始尤難。光武稱赤眉將徐宣爲鐵中錚錚。備中佼佼。宣何足當之。若恭眞其人也。可不謂義士哉。傳又稱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隨樊崇等降更始。封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蓋立身具有本末云。

後漢書馮異傳。李軼初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因異致書。遂報書與連和。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更始將朱鮪知之。鮪遂使人刺殺軼。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令移其書。按此足報伯升之仇。可見光武不以倖功而忘其兄。而無信之不可行。亦于是昭昭矣。

華陽國志。昭烈年十五。母遣行學。與宗人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盧子幹。德然父元起。常資給昭烈與德然等。元起妻謂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起曰。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魯國孔融爲黃巾賊所圍。使太史慈求救于昭烈。昭烈曰。孔文舉聞天下有劉備乎。以兵救之。陳登元龍曰。雄姿傑出。有王霸

劉恭係劉盆子兄。先事更始。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更始遣恭請降赤眉。赤眉將殺更始。恭欲自刎。乃赦之。後更始爲謝祿縊殺。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得免害後。乃遣恭乞降光武。盆子對光武曰。罪當死。猶幸上憐赦之。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出者。度亦恭教之耳。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榮陽均輸官地以爲列肆。使食稅終其身。恭爲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按後漢書宋爲恭立傳。事散見更始盆子二傳中。今觀其崎嶇禍變之中。保全盆子猶易。不負更始尤難。光武稱赤眉將徐宣爲鐵中錚錚。備中佼佼。宣何足當之。若恭眞其人也。可不謂義士哉。傳又稱恭少習尚書。略通大義。隨樊崇等降更始。封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蓋立身具有本末云。

後漢書馮異傳。李軼初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因異致書。遂報書與連和。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更始將朱鮪知之。鮪遂使人刺殺軼。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令移其書。按此足報伯升之仇。可見光武不以倖功而忘其兄。而無信之不可行。亦于是昭昭矣。

華陽國志。昭烈年十五。母遣行學。與宗人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盧子幹。德然父元起。常資給昭烈與德然等。元起妻謂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起曰。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魯國孔融爲黃巾賊所圍。使太史慈求救于昭烈。昭烈曰。孔文舉聞天下有劉備乎。以兵救之。陳登元龍曰。雄姿傑出。有王霸

插足之地。隆中一對。了然明白。所謂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何嘗欲棄荊州而終守西蜀。若夫事之不成。則天也。漢之高祖。何嘗非由蜀而興者。明允豈忘之邪。但歷來僭國居蜀者。每不久輒亡。蜀險之不可恃。明允固確論也。

蘇子由三國論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按昭烈不如曹操孫權。在時勢非智勇不足也。能用孔明。何所不足乎。三蘇于昭烈孔明。率多異議。皆成敗之論。未可憑也。然謂因所不足以求勝。卻爲名言。蓋善處所短。卽是善用所長。

楊升菴曰。宋儒譏孔明寫申韓教後主。吾子西曰。人君以制略爲貴。後主襟量有餘。權略不足。識者咸以爲憂。藥無高下。對病爲宜。此孔明之微意也。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勑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是亦先主遺命也。三國志載孟孝裕問卻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吾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孝裕之見。非卽孔明之見哉。難與不達時務者言矣。中庸謂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可見臨天下以聰明睿知爲先。而寬裕温柔次之。

漢焦先字孝然。皇甫謐高士傳。漢室衰。先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爲廬于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恆不著衣。臥不設席。以身親土。或數日一食。按先之節。更苦于管幼安矣。魏志管寧傳注。魚豢魏略。先自作一瓜牛廬。裴松之曰。瓜當作蝸。魏略又云。嘉平中大發卒伐吳。有竊問先討吳何如。先不應。而謬歌曰。祝蚾祝蚾。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牂羊。更殺其羖攊。人疑牂羊謂吳。羖攊謂魏。

插足之地。隆中一對。了然明白。所謂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何嘗欲棄荊州而終守西蜀。若夫事之不成。則天也。漢之高祖。何嘗非由蜀而興者。明允豈忘之邪。但歷來僭國居蜀者。每不久輒亡。蜀險之不可恃。明允固確論也。

蘇子由三國論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按昭烈不如曹操孫權。在時勢非智勇不足也。能用孔明。何所不足乎。三蘇于昭烈孔明。率多異議。皆成敗之論。未可憑也。然謂因所不足以求勝。卻爲名言。蓋善處所短。卽是善用所長。

楊升菴曰。宋儒譏孔明寫申韓教後主。吾子西曰。人君以制略爲貴。後主襟量有餘。權略不足。識者咸以爲憂。藥無高下。對病爲宜。此孔明之微意也。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勑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是亦先主遺命也。三國志載孟孝裕問卻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吾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孝裕之見。非卽孔明之見哉。難與不達時務者言矣。中庸謂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可見臨天下以聰明睿知爲先。而寬裕温柔次之。

漢焦先字孝然。皇甫謐高士傳。漢室衰。先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爲廬于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恆不著衣。臥不設席。以身親土。或數日一食。按先之節。更苦于管幼安矣。魏志管寧傳注。魚豢魏略。先自作一瓜牛廬。裴松之曰。瓜當作蝸。魏略又云。嘉平中大發卒伐吳。有竊問先討吳何如。先不應。而謬歌曰。祝蚾祝蚾。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牂羊。更殺其羖攊。人疑牂羊謂吳。羖攊謂魏。

者。物皆敵也。

蘇子由論荷堅欲滅晉當效左出右入。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雖韓白不能禦。何況謝玄。此論誠然。千古無如此計之毒。吳之敗楚。隋之滅陳。皆由于此。而帥以守之。不爲其所疲且誤。如李牧之禦匈奴。廉頗之禦白起可也。

楊升菴于南朝人物。首推韋叡。予于北朝。首推高允。叡猶一時之傑。允則千古之英也。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其才不可及也。事君盡忠。不欺一言。臨難守義。不圖苟免。其德不可及也。終身不見喜慍之色。其養不可及也。時百官無祿。允恆使諸子樵採自給。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其清不可及也。姻婣徒步造門。允散財給產以相贍振。其惠不可及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于宗愛之威勢。則執禮抗之。于焦母之貪老。則竭力保之。其不畏彊禦。不侮矜寡。不可及也。興學則首立規模。斷獄則務期平允。機務悉周于明察。志氣不衰于期頤。舉孔子所謂知廉勇藝。文之禮樂。思義授命。久要不忘。好古敏求。知樂仁壽者。一人而兼有之。三代後。當與孔明相伯仲。他非其倫也。

元魏以高歡除尒朱氏。而歡遂反。避歡就宇文泰。而泰弒逆。善乎裴俠之言曰。宇文泰已操戈矛。豈肯授人以柄。投之無異避湯入火。又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行有將來之慮。嗚呼。觀此。當日之爲君者。不誠難哉。善建不拔。亦惟愼其始耳。

元魏主恭爲廣陵王時。因元乂擅權。陽得瘖疾。閉口八年。爲羣臣所立。後爲高歡所廢。旋見弒于魏主。惜

者。物皆敵也。

蘇子由論荷堅欲滅晉當效左出右入。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雖韓白不能禦。何況謝玄。此論誠然。千古無如此計之毒。吳之敗楚。隋之滅陳。皆由于此。而帥以守之。不爲其所疲且誤。如李牧之禦匈奴。廉頗之禦白起可也。

楊升菴于南朝人物。首推韋叡。予于北朝。首推高允。叡猶一時之傑。允則千古之英也。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其才不可及也。事君盡忠。不欺一言。臨難守義。不圖苟免。其德不可及也。終身不見喜慍之色。其養不可及也。時百官無祿。允恆使諸子樵採自給。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其清不可及也。姻婣徒步造門。允散財給產以相贍振。其惠不可及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于宗愛之威勢。則執禮抗之。于焦母之貪老。則竭力保之。其不畏彊禦。不侮矜寡。不可及也。興學則首立規模。斷獄則務期平允。機務悉周于明察。志氣不衰于期頤。舉孔子所謂知廉勇藝。文之禮樂。思義授命。久要不忘。好古敏求。知樂仁壽者。一人而兼有之。三代後。當與孔明相伯仲。他非其倫也。

元魏以高歡除尒朱氏。而歡遂反。避歡就宇文泰。而泰弒逆。善乎裴俠之言曰。宇文泰已操戈矛。豈肯授人以柄。投之無異避湯入火。又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行有將來之慮。嗚呼。觀此。當日之爲君者。不誠難哉。善建不拔。亦惟愼其始耳。

元魏主恭爲廣陵王時。因元乂擅權。陽得瘖疾。閉口八年。爲羣臣所立。後爲高歡所廢。旋見弒于魏主。惜

李密尙有山東舊地。雖敗于隋。非窮無所歸者。且有徐勣代爲之守。而其麾下王伯當、魏徵、之流。皆人傑也。何遽降唐。既降又圖反覆。致死進退狼狽。豈天奪其魄邪。

讀史賸言卷二

唐太宗征高麗。高麗兵十五萬。太宗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使高麗有能將。以十五萬之衆取四千人。如拾芥耳。太宗斯時可不謂危哉。其勝亦幸耳。乘危勢而邀幸勝。人謂太宗智。吾不信也。

李勣勸高宗立武氏後。滅其族者。卽武氏奸人自敗。亦可鑒哉。

史稱李淳風對唐太宗預言武氏之禍。或者謂係好事者事後附會之詞。殊有卓見。且猶有說焉。天象曆數卽眞如此。使太宗不漁武氏之色而選之入宮。高宗不爲聚麀之行而援之立后。彼武曌亦安得而肆其毒乎。故孽之禍。自術士言之。似爲天作孽而事稽其實。仍太宗高宗之自作孽也。變不虛生。亂由自取。故從古聖帝明王。不問天道之不可知。而惟期人事之務自盡也。惜淳風術士見不及此。不能啓迪太宗。謹身教子。以杜亂本而回天心。安受燕啄皇孫之禍。可不惜哉。

魏徵巧僞人也。高祖使輔太子。太子破人殺矣。可謂不負高祖乎。先勸太子殺秦王。秦王高祖有功之子也。又可謂不負高祖乎。己身出處。如轉轆轤。既事竇建德。復事李密。復事唐高祖。既事太子。復事秦王。等于無恥之長樂老矣。其後事太宗所立之功名。半出于迎合揣摩。其直諫尤沾名之尤者。徵之心術。眞千古巧僞之極者也。餘詳袁簡齋論。不具及。

讀史賸言卷二

唐太宗征高麗。高麗兵十五萬。太宗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使高麗有能將。以十五萬之衆取四千人。如拾芥耳。太宗斯時可不謂危哉。其勝亦幸耳。乘危勢而邀幸勝。人謂太宗智。吾不信也。

李勣勸高宗立武氏後。滅其族者。卽武氏奸人自敗。亦可鑒哉。

史稱李淳風對唐太宗預言武氏之禍。或者謂係好事者事後附會之詞。殊有卓見。且猶有說焉。天象曆數卽眞如此。使太宗不漁武氏之色而選之入宮。高宗不爲聚麀之行而援之立后。彼武曌亦安得而肆其毒乎。故孽之禍。自術士言之。似爲天作孽而事稽其實。仍太宗高宗之自作孽也。變不虛生。亂由自取。故從古聖帝明王。不問天道之不可知。而惟期人事之務自盡也。惜淳風術士見不及此。不能啓迪太宗。謹身教子。以杜亂本而回天心。安受燕啄皇孫之禍。可不惜哉。

魏徵巧僞人也。高祖使輔太子。太子破人殺矣。可謂不負高祖乎。先勸太子殺秦王。秦王高祖有功之子也。又可謂不負高祖乎。己身出處。如轉轆轤。既事竇建德。復事李密。復事唐高祖。既事太子。復事秦王。等于無恥之長樂老矣。其後事太宗所立之功名。半出于迎合揣摩。其直諫尤沾名之尤者。徵之心術。眞千古巧僞之極者也。餘詳袁簡齋論。不具及。

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唐世藩鎮之禍。遂不可制。

以郭令公之盛德。人宜無不愛之。而前既見惡于魚朝恩。後復見惡于程元振。蓋小人之不容君子。其性然也。

代宗爲太子。親受李輔國之禍。而身更寵程元振。復爲程元振所誤。見逼吐蕃。再失長安。幾于亡國。及視柳伉之奏。元振竟不加誅。僅放歸田里。身始反國。復寵魚朝恩而大用之。超于輔國元振之上。可謂下愚不移矣。

代宗昏愚。惟禮重郭子儀。慰安李光弼。保全僕固懷恩母。差強人意。

以代宗昏愚。能誅李輔國、魚朝恩、元載、貶程元振。似勝終身比匪者。但四惡相繼。雖克誅之。害已多矣。

李晟攻朱泚。其家在泚掌中。而不害。天之庇蔭忠臣也。然豈晟所及料哉。可謂純忠矣。予嘗以狄梁公、郭令公、李西平爲唐再造三忠。而西平所處尤難。

涇原兵亂京師。陸贄已先料之。而德宗不備。必奉朱泚爲主。姜公輔已先料之。而德宗不從。天下未嘗無知者。奈人主之闇何哉。

李泌之入相也。德宗謂之曰。朕與卿有約。卿愼勿報仇。其不知泌亦甚矣。泌乃曰。臣亦願與陛下有約。願勿害功臣。由是李晟馬燧輩得全終始。長源一言。不惟保全功臣。亦延唐室數十年之命。眞宰相也。

李長源于肅德兩朝。皆值太子遭讒。兩次危言于昏主之前。得以保全。故論唐之賢相。決以長源爲首。蓋

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唐世藩鎮之禍。遂不可制。

以郭令公之盛德。人宜無不愛之。而前既見惡于魚朝恩。後復見惡于程元振。蓋小人之不容君子。其性然也。

代宗爲太子。親受李輔國之禍。而身更寵程元振。復爲程元振所誤。見逼吐蕃。再失長安。幾于亡國。及視柳伉之奏。元振竟不加誅。僅放歸田里。身始反國。復寵魚朝恩而大用之。超于輔國元振之上。可謂下愚不移矣。

代宗昏愚。惟禮重郭子儀。慰安李光弼。保全僕固懷恩母。差強人意。

以代宗昏愚。能誅李輔國、魚朝恩、元載、貶程元振。似勝終身比匪者。但四惡相繼。雖克誅之。害已多矣。

李晟攻朱泚。其家在泚掌中。而不害。天之庇蔭忠臣也。然豈晟所及料哉。可謂純忠矣。予嘗以狄梁公、郭令公、李西平爲唐再造三忠。而西平所處尤難。

涇原兵亂京師。陸贄已先料之。而德宗不備。必奉朱泚爲主。姜公輔已先料之。而德宗不從。天下未嘗無知者。奈人主之闇何哉。

李泌之入相也。德宗謂之曰。朕與卿有約。卿愼勿報仇。其不知泌亦甚矣。泌乃曰。臣亦願與陛下有約。願勿害功臣。由是李晟馬燧輩得全終始。長源一言。不惟保全功臣。亦延唐室數十年之命。眞宰相也。

李長源于肅德兩朝。皆值太子遭讒。兩次危言于昏主之前。得以保全。故論唐之賢相。決以長源爲首。蓋

房杜魏徵幸遇太宗之明盛。姚宋九齡猶當玄宗之末昏。惟長源之遇肅德。皆以昏主而信讒言。長源獨能善全父子之恩。故所處爲難也。

韓昌黎韋丹碑稱其舉明經第。選授陝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歷校書郎。是科名爵位。可以讓其所親。而己仍可別爲進取。又載故事使外國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覿官韋使新羅。獨不肯具疏上陳云云。是朝廷之爵。聽人鬻賣以爲惠。皆可駭人聽聞。

晉書以孟嘉附桓溫傳。唐書以柳宗元附王叔文傳。嘉之高標諒不以溫累。柳之晚蓋又豈得以王牽乎。後世講道學者。每以苛刻論人。而不惟其實。不求其允。今子集矢于子厚者。蓋猶萬口一聲。不知孔子謂无咎者。善補過也。如子厚晚年之政績。眞善補過者。且其始附叔文。固有躁進之失。然意在行道。故其所拔皆善類。與小人之朋邪害正者迥殊。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安得不原其本心一例貶之哉。胡致堂謂唐臣以封禪爲非者。唯柳子厚一人而已。然則子厚之識。豈可盡非哉。

李絳爲相于憲宗朝。可謂忠矣。而屢以疾辭位。大抵君子難進易退。其去位恆輕。小人固寵希榮。其居位恆久。此治日所以常少。亂日所以常多也。

鄭注李訓之謀誅宦官也。使韓約爲金吾衛大將軍。又以郭行餘鎮邠。甯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士爲部曲。及時訓召行餘、璠、受敕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之入。仇士良等至。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起。見兵甚衆。士良等驚走。夫事機間不容髮。是時約既有兵。宜亟執士良斬之。然後按

趙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然靦顏事梁何方直之有

敬翔爲朱溫謀主後唐兵入自經死從賊者亦可鑒矣

郭崇韜爲莊宗畫策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實由康延孝來降盡得梁之虛實知其爲天亡之時也

朱晦翁綱目謬誤不一而足未有甚于以梁爲正統者予嘗有詩云王莽爲賊臣朱溫爲正統不知朱紫陽如何分輕重閱宋既庭（實穎）作黜梁紀年圖論不禁大快有云王莽不得爲新安祿山不得爲燕仝忠豈得爲梁乎其時移檄興復唐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或爲唐之臣子或爲唐之賜族則唐實未嘗亡也當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爲主始天祐四年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以袁紹劉表不乘虛襲許則可惜以王擅雖乘虛襲晉陽亦無成故計在人用也然梁人之阱晉陽成陷者數矣實賴安金全帥子弟卻之于內石君立引昭義兵破之于外莊宗以策非己出賞皆不行又何待一夫夜呼而始決其必亡哉

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以避暑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于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陰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勍業之艱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獲清涼按崇韜此論眞萬世人主之金鑑也

趙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然靦顏事梁何方直之有

敬翔爲朱溫謀主後唐兵入自經死從賊者亦可鑒矣

郭崇韜爲莊宗畫策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實由康延孝來降盡得梁之虛實知其爲天亡之時也

朱晦翁綱目謬誤不一而足未有甚于以梁爲正統者予嘗有詩云王莽爲賊臣朱溫爲正統不知朱紫陽如何分輕重閱宋既庭（實穎）作黜梁紀年圖論不禁大快有云王莽不得爲新安祿山不得爲燕仝忠豈得爲梁乎其時移檄興復唐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或爲唐之臣子或爲唐之賜族則唐實未嘗亡也當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爲主始天祐四年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以袁紹劉表不乘虛襲許則可惜以王擅雖乘虛襲晉陽亦無成故計在人用也然梁人之阱晉陽成陷者數矣實賴安金全帥子弟卻之于內石君立引昭義兵破之于外莊宗以策非己出賞皆不行又何待一夫夜呼而始決其必亡哉

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以避暑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于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陰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勍業之艱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獲清涼按崇韜此論眞萬世人主之金鑑也

唐家人傳從益爲明宗子石敬瑭犯京師封從益爲邠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立高祖太宗莊宗明宗愍帝爲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祀按此五代僅見之事可謂盛德後劉智遠既篡殺淑妃及從益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洒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先是邪律德光北歸蕭翰守汴州劉智遠起太原翰欲避之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于徽陵使者迫之權知南朝軍國事妃曰吾家子母孤弱此豈福邪禍行至矣惜其見及此不能力避之也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顧妃曰明宗與我約爲兄弟爾吾嫂也已而靳之曰今日乃吾婦辱亦甚矣妃終不免一死何不早從曹太后焚死爲烈烈轟轟邪

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異而其受禍也同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羅貫爲河南縣令彊直不避權貴宦官讒之因以見殺安重誨請退不已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後卒見殺夫貫之強直于亂朝重誨之威權于濁世皆取禍之道也

劉銖用法深刻民有過者問其年隨數杖之謂之隨年杖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嗚呼五代之殘民以逞率如此矣郭延魯爲循良之吏史以爲難能而可貴云

安重榮曰天子豈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爲之耳五代麤人大抵所見如是

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如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楊行密以三萬

唐家人傳從益爲明宗子石敬瑭犯京師封從益爲邠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立高祖太宗莊宗明宗愍帝爲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祀按此五代僅見之事可謂盛德後劉智遠既篡殺淑妃及從益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洒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先是邪律德光北歸蕭翰守汴州劉智遠起太原翰欲避之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于徽陵使者迫之權知南朝軍國事妃曰吾家子母孤弱此豈福邪禍行至矣惜其見及此不能力避之也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顧妃曰明宗與我約爲兄弟爾吾嫂也已而靳之曰今日乃吾婦辱亦甚矣妃終不免一死何不早從曹太后焚死爲烈烈轟轟邪

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異而其受禍也同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羅貫爲河南縣令彊直不避權貴宦官讒之因以見殺安重誨請退不已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後卒見殺夫貫之強直于亂朝重誨之威權于濁世皆取禍之道也

劉銖用法深刻民有過者問其年隨數杖之謂之隨年杖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嗚呼五代之殘民以逞率如此矣郭延魯爲循良之吏史以爲難能而可貴云

安重榮曰天子豈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爲之耳五代麤人大抵所見如是

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如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楊行密以三萬

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捍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

五代史死節傳三人。一王彥章梁臣。一裴約後唐臣。一劉仁贍南唐臣。彥章最知名。若裴若劉。知之者鮮矣。然視彥章之黨賊而死尤正。

孫晟長于詩。少爲道士。嘗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爲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風生。爲南唐主李昇相。輕馮延己。曰。金椀玉杯盛狗屎可乎。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後使周守節。不對江南事。爲世宗所害。按晟驕侈似無可取。而能完節不辱君命。人可一節論哉。

楊升菴曰。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後。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其論星曆。宋定欽天曆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內脩文治。外事征伐。其言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乎知道矣。按王朴不死。宋太祖必不能代周。其視范質王溥。猶松柏之于蒲柳耳。天欲祚宋。必先亡朴。

曲洧舊聞。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刺以爲兵。什伍相制。束以軍法。厚祿其長。付以生殺。使不得動。衛養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無叛民也。按此原良法。然苦養兵無實。現列軍籍者。多方冒濫。朝廷惜費。屢從裁減。又安從廣招而安輯之乎。此開耡與守成形勢不同。而守成之法有倍難于開耡者也。又曰。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

招來。豔之以利。寬其賦役。復其他徭。則願屯之人。繼負而至矣。爲置典農之官。專司力穡之事。功勞報賞。爲期必信。因使冬隙。簡其強銳。教之角射。賞其精力。是募屯夫得屯兵也。不衣庫帛。不食廩穀。騎卒可放。省屯倉可待益。雖有凶荒水旱之變。而軍不乏乎儲峙。民不增乎橫賦。建屯之利。其亦博矣。按國家糜費無過養兵。徒生其驕。無益于用。歲耗巨萬。上下空虛。故屯田之利。百世皆然。不獨宋也。何知其利而不行哉。或率以久則生弊爲解。夫弊至養兵。亦已亟矣。乃不慮此有形之弊。轉先慮彼無形之弊。何哉。知其弊而防之。斯無弊矣。若養兵之弊。雖知之而無可防。何也。爲其坐耗也。且今之兵亦苦矣。常餉之外。不謀藝則不能生。一旦導之歸農。積穀未有不如水赴壑者。縱其不願招佃屯田。使習戰有成。乃于營兵缺額勿補。十年之後。營悉變屯。然後輕徭薄賦。以蘇黎民。瀦水築防。以備旱潦。豈非萬世太平之業哉。何知其利而不行也。因循爲患。豈淺哉。

唐張說變府兵之制。兵民分而爲二。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衞民。使天下安堵。誠萬世之利也。惟朝廷有坐耗之弊。誠力講屯田以調劑之。斯盡善矣。一縣屯田。則兵足衞一縣。一郡屯田。則兵足衞一郡。何至郡縣無兵。一旦不逞勢如破竹哉。縣屯必以知縣主之。郡屯必以知府主之。平日撫循練習。緩急可臂使矣。

言何貴。有用爲貴。又何貴。有驗爲貴。明允論審敵北宋亡國之形。如燭照數計。可謂大驗矣。使其言見之施行。宋必不亡。可謂大用矣。或槩以爲權術屏之。則必取無用不驗之言。拘守以待亡。然後爲聖賢之絕

招來。豔之以利。寬其賦役。復其他徭。則願屯之人。繼負而至矣。爲置典農之官。專司力穡之事。功勞報賞。爲期必信。因使冬隙。簡其強銳。教之角射。賞其精力。是募屯夫得屯兵也。不衣庫帛。不食廩穀。騎卒可放。省屯倉可待益。雖有凶荒水旱之變。而軍不乏乎儲峙。民不增乎橫賦。建屯之利。其亦博矣。按國家糜費無過養兵。徒生其驕。無益于用。歲耗巨萬。上下空虛。故屯田之利。百世皆然。不獨宋也。何知其利而不行哉。或率以久則生弊爲解。夫弊至養兵。亦已亟矣。乃不慮此有形之弊。轉先慮彼無形之弊。何哉。知其弊而防之。斯無弊矣。若養兵之弊。雖知之而無可防。何也。爲其坐耗也。且今之兵亦苦矣。常餉之外。不謀藝則不能生。一旦導之歸農。積穀未有不如水赴壑者。縱其不願招佃屯田。使習戰有成。乃于營兵缺額勿補。十年之後。營悉變屯。然後輕徭薄賦。以蘇黎民。瀦水築防。以備旱潦。豈非萬世太平之業哉。何知其利而不行也。因循爲患。豈淺哉。

唐張說變府兵之制。兵民分而爲二。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衞民。使天下安堵。誠萬世之利也。惟朝廷有坐耗之弊。誠力講屯田以調劑之。斯盡善矣。一縣屯田。則兵足衞一縣。一郡屯田。則兵足衞一郡。何至郡縣無兵。一旦不逞勢如破竹哉。縣屯必以知縣主之。郡屯必以知府主之。平日撫循練習。緩急可臂使矣。

言何貴。有用爲貴。又何貴。有驗爲貴。明允論審敵北宋亡國之形。如燭照數計。可謂大驗矣。使其言見之施行。宋必不亡。可謂大用矣。或槩以爲權術屏之。則必取無用不驗之言。拘守以待亡。然後爲聖賢之絕

學斯道之眞傳邪聖賢之道五穀與百藥皆有穀以養生藥以救病不可偏廢也今日食穀以救病至死而謂藥不可服豈理也哉或曰孔子固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曰此孔子爲不得已言之也明允所論正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道豈有當得已之日可爲之時而自隳其兵食待死以爲信者哉至于足之之道萬有不齊在與時爲變通未見孔子處北宋之時不以明允之言爲是者也

明允諫論于龍逢比干則取其心不取其術于蘇秦張儀則用其術不取其心語似可驗不知實本諸孔子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諫焉卽明允之指也拘者之論每使孔子之道偏落而不完美執滯而不淹通此其一也

仁宗之弊患在廢弛故子瞻策之以振作神宗之弊患在紛更故子瞻策之以養安此正因時起義變動不居之道後儒反譏其矛盾又謂子瞻本欲變法因安石之誤乃自覺其非而改說皆扣槃捫燭之見也其上仁宗策中有果于任人一條後神宗以果于任安石而敗然則欲任人務先知人而上神宗策中又力言知人之難必合觀而義始盡

子瞻生平所論亦未盡允其人實君子也朱晦翁以其忤程伊川極醜詆其心術必以小人誣之豈公論哉近猶有申朱說以詆蘇者視其自立不敵子瞻之萬一尤可笑不自量也宋史稱軾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爲之也允爲定論

王安石譏孟嘗君收雞鳴狗盜不能得士以制秦然安石縱百萬虎狼逞毒新法以亡宋責人無難自責

圍棋靖變者三。費禕以度勝。謝安以識勝。宗澤以謀勝。澤優矣哉。汪立信邊兵之策。既阻于前。文天祥分鎮之謀。復扼于後。宋事愈不可爲矣。

讀史臆言卷三

明燕王之篡.人歸咎于齊黃之削藩.非也.彼卽不削亦反.誤在建文之小不忍.勿使朕有殺叔父之名一語.佐其成功也.不然平安等殲之易易耳.

燕王與盛庸戰.嘗以十餘騎迫庸營.野宿.明旦.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以上有旨.無使朕負殺叔父之名也.夫建文之愚懦.固天奪其魄.然諸將何不生縛而獻之.且將在外.君命固有所不受也.觀鐵鉉在濟南紿燕王入城.下鐵板幾中.是欲得而殺之矣.盛庸眞庸奴也.

景帝于正統陷沒之後.信用于謙.內撫外捍.鞏固苞桑.明之不亡.端賴于此.厥功偉矣.獨惜顧位之念重.愛兄之意微.諸臣議迎英宗.已多阻抑.而于迎歸禮儀.太簡.復置之南內.朝見悉無.形同禁錮.易太子伐宮樹.天性太薄.乖氣日積.又不能防微杜漸.寖成奪門之變.皆處之不善.有以致之也.夫天位旣定.有何嫌疑.自應厚禮迎鑾.同宮以處.朝夕盡事兄之道.家庭友愛.和氣薰蒸.使英宗有太上之樂.羣小無覬覦之嫌.不幸疾篤.或仍請英宗復辟.或命傳位憲宗.均無不可.則孝弟之道隆.篤慶之恩普矣.計不出此.使羣小挾以爲資.幾成傾覆貽患.一有功無罪之于謙.豈不重可悼哉.

讀史臆言卷三

明燕王之篡.人歸咎于齊黃之削藩.非也.彼卽不削亦反.誤在建文之小不忍.勿使朕有殺叔父之名一語.佐其成功也.不然平安等殲之易易耳.

燕王與盛庸戰.嘗以十餘騎迫庸營.野宿.明旦.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以上有旨.無使朕負殺叔父之名也.夫建文之愚懦.固天奪其魄.然諸將何不生縛而獻之.且將在外.君命固有所不受也.觀鐵鉉在濟南紿燕王入城.下鐵板幾中.是欲得而殺之矣.盛庸眞庸奴也.

景帝于正統陷沒之後.信用于謙.內撫外捍.鞏固苞桑.明之不亡.端賴于此.厥功偉矣.獨惜顧位之念重.愛兄之意微.諸臣議迎英宗.已多阻抑.而于迎歸禮儀.太簡.復置之南內.朝見悉無.形同禁錮.易太子伐宮樹.天性太薄.乖氣日積.又不能防微杜漸.寖成奪門之變.皆處之不善.有以致之也.夫天位旣定.有何嫌疑.自應厚禮迎鑾.同宮以處.朝夕盡事兄之道.家庭友愛.和氣薰蒸.使英宗有太上之樂.羣小無覬覦之嫌.不幸疾篤.或仍請英宗復辟.或命傳位憲宗.均無不可.則孝弟之道隆.篤慶之恩普矣.計不出此.使羣小挾以爲資.幾成傾覆貽患.一有功無罪之于謙.豈不重可悼哉.

唐高祖于初起事謂太宗曰今日化家爲國由汝破家亡身亦由汝其辭猶緩徐有貞建奪門之策出門謂家人曰濟則人否則鬼矣殆哉岌岌行險僥倖者不可思乎

于謙之功不世之功也其忠亦不世之忠也然而處成功不能無憾焉英宗誤信王振陷身土木雖還決無復位之理既奉爲太上皇則宜迎歸大內景帝朝夕與處以盡弟道則和氣致祥釁隙自消乃露處南內使宵小生心致啓奪門之禍謙當國柄兵坐鼓不知何其疏也如景帝猜忌滋甚調劑弗從南姑之開難爲婦惟有奉身而退耳觀望不去致被宵小所陷又何疏也大抵古今君子憾于疏者甚多而謙亦不免固不能爲賢者諱也若夫易儲不諫不足爲謙疵也

殺于謙之日薛瑄正入閣英宗頗信其言因瑄言免謙磔死夫不能救謙死僅免于磔等死耳與以梃易刃何異吾不知其理學安在也殺謙亘古奇冤瑄果眞理學不惟當以去就爭之直當以死生爭之矣瑄一生講學拘守朱晦菴此卽晦菴不救趙汝愚之心法邪或曰瑄犯王振幾致殺身似非畏死者曰犯王振初不料振遽殺己也奪門之章奸可畏時勢危于王振故不敢力爭耳瑄之趨避亦巧矣然福莫大于與君子同禍瑄之趨避亦拙矣

明之憲宗亦闇主也行政可取者甚少寵萬貴妃至害太子祐樘而不知紀妃生子六歲而始知之又不能保全紀妃以至暴卒一家以內尙闇如此況天下乎

明朝無令主差強人意者其有二乎前洪熙後弘治世宗繼統張璁首唱邪說逢君之惡直考所生不知

人雖以二本爲嫌。禮實以大宗爲重。繼統繼嗣。難分兩端。如果篤念所生。守長子不爲人後之義。惟有辭統歸藩。別立宗室。則可。既貪其位。復便其私。揆之忠孝。均無所當。斷以孝宗爲皇考。此稱既定。縱復私于所昵。雖稱興獻爲本生。興獻帝猶之可也。別立廟猶之可也。伯孝宗考興獻。則太甚矣。祔太廟配南郊。抑又甚矣。近日趙雲崧猶是張璁之說。何其昧也。由此推之。宋英宗實稱仁宗爲皇考。則當日韓琦、歐陽脩議追崇濮王。稱親猶未太過。卽園立廟。亦尙無嫌。蓋以本生之義。禮有明文。原不可沒。但明著本生。猶勝稱親之籠統。或曰于本生厚。則于嗣父薄。故本生必不可厚。曰此掩耳盜鈴之說也。今謂嗣人者。果能忘其本生邪。使果忘其本生。則一無良之癡物耳。何取焉。天下兩端曰恩與義。其盡禮于嗣父者。義也。其盡禮于本生者。恩也。恩義交盡。又何歉焉。若張璁專厚本生。竟畔嗣父者。昵于恩而悖夫義者也。謂本生必不可厚者。拘于義而忘夫恩者也。曰如二本何。曰恩義交盡。正一本也。一而一之者經也。二而一之者權也。

桀殺一龍逢。紂殺一比干。爲千古罪魁。明世宗殺數十龍逢比干。罪浮于桀紂十倍。不被商巢之放牧野之誅。豈非幸哉。生平最庇奸臣。而惡言官。凡攻奸臣者。多以言而杖之死。幸而聽之。又以言之不早杖之死。是直臣無往而不得死也。因議大禮。庇張璁、桂萼、郭勛輩。殺直臣若干。因邊疆。又庇仇鸞、嚴嵩、趙文華輩。殺能臣若干。或以不戰而殺。猶有說。若張經之死。則以戰勝而殺。眞視臣如草芥者也。

小人而無忌憚。未有若張璁之甚者也。無知妄作。擅議典禮。謂孔子不當稱王。不當用天子禮樂。改用六

席書亦爲小人。其推薦王守仁。獨有可取。守仁講學之得失。姑置無論。其經濟實三代後超羣絕類者也。惜所遇暗主。又爲張璁輩羣奸所阻。不得大用以盡其材。殊可惜也。

隆慶初。高拱之相略有可稱。獨其捃徐階一節。罪無可逭。後見逐于馮保張居正。螳螂黃雀。覆轍相尋。天道好還。殊可畏也。

張居正爲明之能相。萬曆初政。實屬中興。勉延數十年國脈。居正力也。我聖祖仁皇帝推服居正。允爲定論。但其驕氣。殊所未免。故遭身後之禍。海瑞謂其工于謀國。拙于謀身。亦切論也。忠義之心。天實鑒之。曾孫同敞。高節殉國。丕振家聲。其卽厚報居正也與。

明大臣如夏原吉、楊士奇、周忱、李賢輩。皆居親喪起復視事。詳載明史各傳。亦初不因軍旅。蓋以其任大責重。或經手未完。或民情久安。易人則必敗事。故奪情以濟所謂權也。張居正當萬曆初政方殷。奪情視事。正合此例。乃吳中行輩持柄而搖。吠影吠聲。囂囂成黨。遂成後來臺閣相攻。萬不可解之禍。流毒以至于亡國。皆由一時爭名客氣所致。非果有公道。爲持典禮安國家起見也。後之君子。可不戒哉。

吳中行以門生劾座主張居正。蔣鏈亦以門生劾趙南星。後乃率以爲常。情事雖分。悖德則一也。豐點爭大禮。豐坊乃請以與獻入太廟配郊祀。時人謂以子攻父。然高潾先已劾父銓以媚劉瑾。大約世變至明而極。君子則不近人情。小人則滅絕天理。雖以孔子生其時。不能不受攻擊也。況下焉者乎。

明之學術。每以良知攻王陽明。不知他人之良知。不可恃。陽明之良知。正明體達用之根源也。陽明死。明

席書亦爲小人。其推薦王守仁。獨有可取。守仁講學之得失。姑置無論。其經濟實三代後超羣絕類者也。惜所遇暗主。又爲張璁輩羣奸所阻。不得大用以盡其材。殊可惜也。

隆慶初。高拱之相略有可稱。獨其捃徐階一節。罪無可逭。後見逐于馮保張居正。螳螂黃雀。覆轍相尋。天道好還。殊可畏也。

張居正爲明之能相。萬曆初政。實屬中興。勉延數十年國脈。居正力也。我聖祖仁皇帝推服居正。允爲定論。但其驕氣。殊所未免。故遭身後之禍。海瑞謂其工于謀國。拙于謀身。亦切論也。忠義之心。天實鑒之。曾孫同敞。高節殉國。丕振家聲。其卽厚報居正也與。

明大臣如夏原吉、楊士奇、周忱、李賢輩。皆居親喪起復視事。詳載明史各傳。亦初不因軍旅。蓋以其任大責重。或經手未完。或民情久安。易人則必敗事。故奪情以濟所謂權也。張居正當萬曆初政方殷。奪情視事。正合此例。乃吳中行輩持柄而搖。吠影吠聲。囂囂成黨。遂成後來臺閣相攻。萬不可解之禍。流毒以至于亡國。皆由一時爭名客氣所致。非果有公道。爲持典禮安國家起見也。後之君子。可不戒哉。

吳中行以門生劾座主張居正。蔣鏈亦以門生劾趙南星。後乃率以爲常。情事雖分。悖德則一也。豐點爭大禮。豐坊乃請以與獻入太廟配郊祀。時人謂以子攻父。然高潾先已劾父銓以媚劉瑾。大約世變至明而極。君子則不近人情。小人則滅絕天理。雖以孔子生其時。不能不受攻擊也。況下焉者乎。

明之學術。每以良知攻王陽明。不知他人之良知。不可恃。陽明之良知。正明體達用之根源也。陽明死。明

無通儒矣。明之治術。每以攬權攻張太岳。不知他人之攬權不可行。太岳之攬權。正尊主庇民之要務也。太岳死。明無宰相矣。要之二公皆可獨爲而不可以共爲。學者當擇而取之。攻之則妄矣。

范文正公聞韓魏公好水川之敗。嘆曰。當是時。難置勝負于度外也。熊襄愍覩王化貞敗兵而泣。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何如。姑就其言而反之。而兵之宜愼可知矣。

明之守遼東也。熊廷弼主守。王化貞主戰。後以戰敗。則廷弼之主守者。非惟不當誅。直當賞矣。乃任意誅戮。當日言事之臣。責其不死于兵敗之時。後來詠其事。猶有不死右屯死西市之譏。皆腐儒不達時務之苛論也。廷弼于當時。非所當十世宥之者哉。且奸臣之殺廷弼。欲陷楊左原非爲封疆起見。可謂奇冤矣。明之用廷弼。每于邊疆殘破之後。及稍稍整理。輒又罷之。其後內挶于張鶴鳴。外犄于王化貞。而卒至冤死。我高宗純皇帝特賜謚褒崇。眞快千古人心也。

鄒元標之主殺熊廷弼。爲張鶴鳴所使也。吾嘗謂小人或以君子攻君子。此類是也。小人之戾氣爲患國家。顯而易見。君子之客氣爲患國家。隱而難知。正氣稍涉意見之偏。皆客氣也。客氣唐以前猶未甚著。宋以後則寖寖熾盛。至明之末。造而極矣。勢不至亡其國不止也。夫以君子而禍國如此。猶得爲君子哉。

葉向高亦黨王化貞。沮熊廷弼。誤國之罪。烏得而辭。魏忠賢當國。中旨頻出朝端。以爲可憂。李魯生謂執中者帝用中者王。旨不從中出而誰出。內閣缺人。詔舉老成幹濟者。馮銓年未四十。魯生欲令入閣。言成即爲老。而非必老乎年。幹乃稱濟。而即有濟于國。銓果柄用。竟用時文假借字義之法。行文以濟其私。可

笑極矣。

袁崇煥亦建魏忠賢祠于甯。前凡建祠者。皆入逆黨。崇煥他日之誅雖冤。未必非此媒其孽也。禍有不可料者。有可料者。建祠媚閹。不待智者知其禍也。當時甘心爲之遍于天下。小人只顧目前之福。不計將來之禍。大都如此。

殺楊左諸公者。固魏忠賢。許顯純爲之主。而首劾者。則霍維華也。教之坐納楊鎬熊廷弼賄殺始有名者。則徐大化也。票擬五日一追比致死者。則顧秉謙也。三賊之惡。更甚魏許。

魏忠賢于朱國禎之罷。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其善去。王紹徽于楊左之死。曰天眼開。楊漣左光斗死矣。大抵小人亦實見君子爲惡。方極力害之。不可以常理論。以常情度也。王欽若謂吾不知世上何者爲君子小人。但與我善者卽爲君子。與我惡者卽爲小人。張瑞圖對策曰。從古用人。初不設君子小人之名。分別起于仲尼。是其意竝怨孔子之分別也。若輩所見。固應如此。

明之君子名心太甚。好爲危言激論。假公議而逞偏見。于賢者亦甘心焉。莊子所謂無私乃私也。明之小人利心太甚。不惜苟賤卑汚。媚權奸而毒善良。其至極亦得禍焉。諺語所謂害人終害己也。

崔呈秀爲魏忠賢謀主。凡忠賢之惡。皆呈秀嗾之。忠賢既敗。呈秀自知不免。乃盡取其寶器玉杯痛飲。每飲一杯。則碎其一。碎畢。乃縱情事亦何可笑。黨惡者當爲明鑒矣。

楊椒山之攻嚴嵩。楊大洪之攻魏忠賢。皆在其勢正盛之時。此與以身飼猛虎何異。二公何不姑俟其熟

窮盜起而其貲轉爲賊藉以亡其國嘗火自焚于斯爲甚

崇禎帝自謂非亡國之君綜其實而論之始誅魏奄終殉社稷不愧英主除此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眞拂人之性災必逮身者也焉得非亡國之君乎尤不可解者外庫雖虛內府充盈曾不思散財自救徒以供李賊無窮之輦載何其愚也詳明史攬稿

明史流賊傳李自成兵敗歸京師悉鎔所拷索金及宮中帑藏器皿鑄爲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驟車載歸西安其數不下數千萬萬內藏之不虛可知而甘心束手奉賊先不思充餉給兵討賊及賊逼近復不思給兵守城勸諸臣助餉百不獲一孰知取諸宮中而已足乎此與手持金銀坐甘餓死者奚以異

人皆可有私財惟天子不可有私財天子以天下之財爲財者也有子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千古之格言也是故易曰屯其膏凶又曰渙王居傳亦謂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樊噲告其君曰沛公欲有天下邪欲作富家翁邪明富家翁之不足有天下也陸賈告其君曰散小儲爲大儲明小儲之不足恃也卒之漢高祖賴噲之言以奮興唐德宗賴贄之言以救敗其明效也彼崇禎者爲謀爲慮亂況斯削日日憂貧之亡國而適以貪富而亡其國也

崇禎帝自謂諸臣所誤固然但實自誤也諸臣中非無可用之人李自成未破洛陽以前勢未甚張使以孫承宗爲輔相以李邦華掌本兵以倪元璐理財賦以盧象昇爲大將統曹文詔周遇吉黃得功左良玉猛如虎賀人龍諸將併力勦捕流賊實不難除而乃使諸人或投閒不用或用而不專或用非其地前後

窮盜起而其貲轉爲賊藉以亡其國嘗火自焚于斯爲甚

崇禎帝自謂非亡國之君綜其實而論之始誅魏奄終殉社稷不愧英主除此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眞拂人之性災必逮身者也焉得非亡國之君乎尤不可解者外庫雖虛內府充盈曾不思散財自救徒以供李賊無窮之輦載何其愚也詳明史攬稿

明史流賊傳李自成兵敗歸京師悉鎔所拷索金及宮中帑藏器皿鑄爲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驟車載歸西安其數不下數千萬萬內藏之不虛可知而甘心束手奉賊先不思充餉給兵討賊及賊逼近復不思給兵守城勸諸臣助餉百不獲一孰知取諸宮中而已足乎此與手持金銀坐甘餓死者奚以異

人皆可有私財惟天子不可有私財天子以天下之財爲財者也有子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千古之格言也是故易曰屯其膏凶又曰渙王居傳亦謂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樊噲告其君曰沛公欲有天下邪欲作富家翁邪明富家翁之不足有天下也陸賈告其君曰散小儲爲大儲明小儲之不足恃也卒之漢高祖賴噲之言以奮興唐德宗賴贄之言以救敗其明效也彼崇禎者爲謀爲慮亂況斯削日日憂貧之亡國而適以貪富而亡其國也

崇禎帝自謂諸臣所誤固然但實自誤也諸臣中非無可用之人李自成未破洛陽以前勢未甚張使以孫承宗爲輔相以李邦華掌本兵以倪元璐理財賦以盧象昇爲大將統曹文詔周遇吉黃得功左良玉猛如虎賀人龍諸將併力勦捕流賊實不難除而乃使諸人或投閒不用或用而不專或用非其地前後

所專倚者。內則溫體仁、周延儒。外則陳奇瑜、熊文燦、楊嗣昌諸人。連翩誤國。其咎果誰歸也。王者不借才于異代。昔賢謂世無能臣而有能君。又曰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嗚呼可以思矣。

明末大將。以盧象昇爲第一。戰將以周遇吉爲第一。一捉于無兵餉死。一捉于無救援死。明事必不可爲矣。楊嗣昌之捉象昇。萬死不足贖也。

文臣中如劉宗周、黃道周。理學氣節。非不崇閎。然皆非撥亂之才也。盧忠烈愈深人長思矣。

明當日內難外患。時事孔亟。惟有與本朝講和而專攻流賊。庶得先後之義。未有內亂不清。而堪禦外患者。乃諸臣徒慫宋人講和之弊。而阻擾無成。以至于亡。不知時勢迥異。膠柱難行。時有譏云。奉送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二人。晚生文八股拜。腐儒輩眞無所逃其責也。蓋天運鼎新。欲啓無疆太平之治。蕭條末世。速卽消亡。固其所耳。

崇禎時政。顚倒錯亂。大端有三。性與小人相比。與君子爲仇。所信任者。惟溫體仁、周延儒、楊嗣昌一輩。于諸正人必捉之斥之。一也。所尤庇者宦官。次之武臣。于督撫則視若草芥。始終任宦官監軍。卒之開城納賊者宦官。武臣知其奸而不敢治。一人督撫。則殺十餘人。雖沈冤極枉而不顧。二也。流賊本因飢民而起。復加餉困民。驅而爲賊。三也。帝王致治之道。全在知人安民。崇禎力與之反。焉得不亡。

南宋時有鞋曰錯到底。當時以爲時事之讖。明末時勢亦然。其錯不可勝數。約計其大者。流賊初起。滅之極易。楊鶴主撫。以致滋蔓。一也。既而勦漸有功。熊文燦復主撫誤事。二也。陳奇瑜縱李自成于車廂峽。三

可爲法者也。至于用刑太峻。濫及無辜。戕賊朝官。視同草芥。則自明祖實始作俑。而永樂以篡弒得國。殘害忠良。慘無天心。又開宦官專權之禍。迄于亡國而覆轍相尋。牢不可破。綜其前後。太平之日少。搶攘之時多。悉永樂階之厲也。宦官之禍。殆無虛日。舉其最盛者。則正統之王振。成化之汪直。正德之劉瑾。天啓之魏忠賢。元惡大憝。奇變百出。而忠臣義士塗膏糜血者。不知紀極。豈非古今濁亂之極者哉。至于相臣。有若三楊後之李賢、李東陽、楊廷和、張居正之流。不無可紀。然皆依附閹豎以立功。無能自立者。若謝遷若劉健。則以侮閹幾于殺身矣。至嘉靖朝之張璁桂萼嚴嵩。崇禎朝之溫體仁周延儒。又各逞奸邪。剝喪元氣。以亡其國者。至洪光之馬士英。仗閹黨之阮大鋮爲謀主。幷半壁江山而覆之。則明實亡于閹宦也。觀于此而一代之得失較然矣。

明史列女傳。于氏汝州張鐸妻崇禎十四年賊破城氏謂兩婢曰。吾輩今日必死。若先出擊殺賊而斃。不失爲義烈鬼。于是執挺而前。賊先入者三。出不意。悉爲所搤。又忠義傳。張銓父五典。度海內將亂。築所居寨莊爲堡。堅甚。崇禎四年。流賊至。五典已沒。獨銓妻霍氏在。衆請避之。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耳。盍死于家。乃率僮僕堅守。賊環攻四晝夜不克而去。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夫當賊發之時。人垂手爲賊殺者。不知凡幾。設人人能戰。如于氏者。無賊矣。名城垂手獻賊者。不知凡幾。設人人能守。如霍氏者。亦無賊矣。

顧炎武謂古時鄉亦有城。漢書朱邑傳。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如此則田野之氓。皆可避兵戈之擾矣。

可爲法者也。至于用刑太峻。濫及無辜。戕賊朝官。視同草芥。則自明祖實始作俑。而永樂以篡弒得國。殘害忠良。慘無天心。又開宦官專權之禍。迄于亡國而覆轍相尋。牢不可破。綜其前後。太平之日少。搶攘之時多。悉永樂階之厲也。宦官之禍。殆無虛日。舉其最盛者。則正統之王振。成化之汪直。正德之劉瑾。天啓之魏忠賢。元惡大憝。奇變百出。而忠臣義士塗膏糜血者。不知紀極。豈非古今濁亂之極者哉。至于相臣。有若三楊後之李賢、李東陽、楊廷和、張居正之流。不無可紀。然皆依附閹豎以立功。無能自立者。若謝遷若劉健。則以侮閹幾于殺身矣。至嘉靖朝之張璁桂萼嚴嵩。崇禎朝之溫體仁周延儒。又各逞奸邪。剝喪元氣。以亡其國者。至洪光之馬士英。仗閹黨之阮大鋮爲謀主。幷半壁江山而覆之。則明實亡于閹宦也。觀于此而一代之得失較然矣。

明史列女傳。于氏汝州張鐸妻崇禎十四年賊破城氏謂兩婢曰。吾輩今日必死。若先出擊殺賊而斃。不失爲義烈鬼。于是執挺而前。賊先入者三。出不意。悉爲所搤。又忠義傳。張銓父五典。度海內將亂。築所居寨莊爲堡。堅甚。崇禎四年。流賊至。五典已沒。獨銓妻霍氏在。衆請避之。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耳。盍死于家。乃率僮僕堅守。賊環攻四晝夜不克而去。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夫當賊發之時。人垂手爲賊殺者。不知凡幾。設人人能戰。如于氏者。無賊矣。名城垂手獻賊者。不知凡幾。設人人能守。如霍氏者。亦無賊矣。

顧炎武謂古時鄉亦有城。漢書朱邑傳。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如此則田野之氓。皆可避兵戈之擾矣。

讀史賸言卷四

術士之言。不驗者不可信。卽驗者亦不可盡信。謂其驗于此。多失于彼也。子產之謂裨竈曰。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誠哉是言也。凡史書可破術士之謬者。纂錄于後。

高允對游雅曰。昔人有言。推步曆數。知之甚難。復恐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甚多。何遽問此。

崔浩上五紀元曆表。漢以來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按浩自謂無誤矣。然當時高允已闢其金水二星背日而行之非。浩卒服之。則此亦言人人殊者也。且浩不能保其宗族。知星曆果何用邪。

唐德宗奔奉天。術士先請築奉天城。是其言驗矣。然使德宗知爲君。可不奔也。故王仲淹謂先人事而後言命。

五代史吳越世家。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貴氣。斗牛錢塘分也。因遊臨安。從鍾起家識錢鏐。驚曰。此眞貴人也。鏐字見美。臨安人也。論曰。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人特喜其中者與。按自古反側滅夷。強半爲術者所誤。亦由幸中之言有以惑之耳。

讀史賸言卷四

術士之言。不驗者不可信。卽驗者亦不可盡信。謂其驗于此。多失于彼也。子產之謂裨竈曰。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誠哉是言也。凡史書可破術士之謬者。纂錄于後。

高允對游雅曰。昔人有言。推步曆數。知之甚難。復恐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甚多。何遽問此。

崔浩上五紀元曆表。漢以來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按浩自謂無誤矣。然當時高允已闢其金水二星背日而行之非。浩卒服之。則此亦言人人殊者也。且浩不能保其宗族。知星曆果何用邪。

唐德宗奔奉天。術士先請築奉天城。是其言驗矣。然使德宗知爲君。可不奔也。故王仲淹謂先人事而後言命。

五代史吳越世家。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貴氣。斗牛錢塘分也。因遊臨安。從鍾起家識錢鏐。驚曰。此眞貴人也。鏐字見美。臨安人也。論曰。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人特喜其中者與。按自古反側滅夷。強半爲術者所誤。亦由幸中之言有以惑之耳。

邪律德光入汴。聞杜鵑聲。以問人。見五代史。是中州久有杜鵑矣。何邵康節一聞此聲。便知天下之亂。且以地氣自南而北決之邪。黃東發謂邵氏知來之說。多由其子伯溫附會。此亦因王安石亂天下。故有用南人爲相致亂之說。

何燕泉曰。洛陽人傳虞廷爾守洛陽日。得一石刻云。大明景泰乙亥。知府事者虞廷爾。爲我復興此窩。虞訪知爲邵康節安樂窩。因就得石處建邵祠。及讀鄭安記文。則謂虞訪邵舊址建之。無得石事。凡傳邵知來之說。多附會如此類。予嘗曰。孔子之知來甚易。而不可無。邵氏之知來甚難。而不必有。

翦燭叢編。金陵城完。高皇與劉誠意視之曰。城高如此。誰能踰之。劉曰。除非燕子飛入。意蓋謂燕王也。高皇問國祚短長。劉曰。萬子萬孫。又載劉言遇順卽止。神驗如此。何自不能避惟庸之毒哉。

郭璞善卜筮者也。能知王敦之必敗。而不能自保其身。蜀星人善天文者也。能沮桓溫之闇奸。而幾于自慢其死。詳晉書郭璞傳。明景泰時紫微垣星皆動。徐有貞遂勸遷都。不知土木之難。已早應之也。武宗時帝星明江漢間。劉養正夙談道學。通天文及兵法識緯。遂勸宸濠舉事。不知嘉靖之興。已獨當之也。

顧亭林曰。春秋時裨竈梓慎。最明于天文。猶多失之。故張衡思元賦曰。愼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又曰。春秋時占法簡而多驗。其所詳者。每在言語動作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敬怠。故揚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以人占天。

果報之說。人以出于佛氏而疑焉。不知惠迪吉。從逆凶。大禹言之。自作孽。不可活。伊尹言之。天道好還。老

史葉仁魯聞部有盜。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千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以爲賊。悉擒之。斷其腳筋。暴之山麓。宛轉呼號。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寃。而逢吉以仁魯爲能。逢吉謀殺李崧。後告人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後周太祖梟逢吉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按五代無道之世。其君之暴虐。猶可言也。其臣之暴虐。不可言也。民生其閒者。狹隘酷烈。已極于斯。而國運每如朝菌夕蓌。旋踵輒亡。其臣之暴虐尤甚者。亦必痛遭誅夷。無能自脫者。如蘇逢吉、史宏肇之流。皆是也。天道亦可畏矣。

五代史。張筠兄弟。貲皆巨萬。筠爲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爲聚斂。民賴以安。居洛陽以酒色聲妓自娛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又董溫其家貲巨萬。秘瓊殺其族而取之。范延光又殺瓊而取之。楊光遠又殺延光而取之。光遠亦不能免也。

李符欲貶盧多遜。春州未幾而符卽貶春州。丁謂欲貶寇萊公。崖州而謂卽貶崖州。章惇貶子由雷州。而惇卽貶雷州。

丙吉病甚。夏侯勝決其不死。謂有陰德。必享其祿也。後吉果爲丞相。蔡京病甚。晁沖之決其不死。謂敗壞至此。必不晏然死牖下也。後京果竄儋州。

鐵圍山叢談。何傅執中奏罷密賜。及再相。歎賞薄。魯公笑曰。公所謂自作自受也。當時方粉飾太平。務復古禮。一日殿庭禮罷。魯公向何嘆頗疲勞。何亦笑曰。此亦公師所謂自作自受也。按魯公卽蔡京。奸人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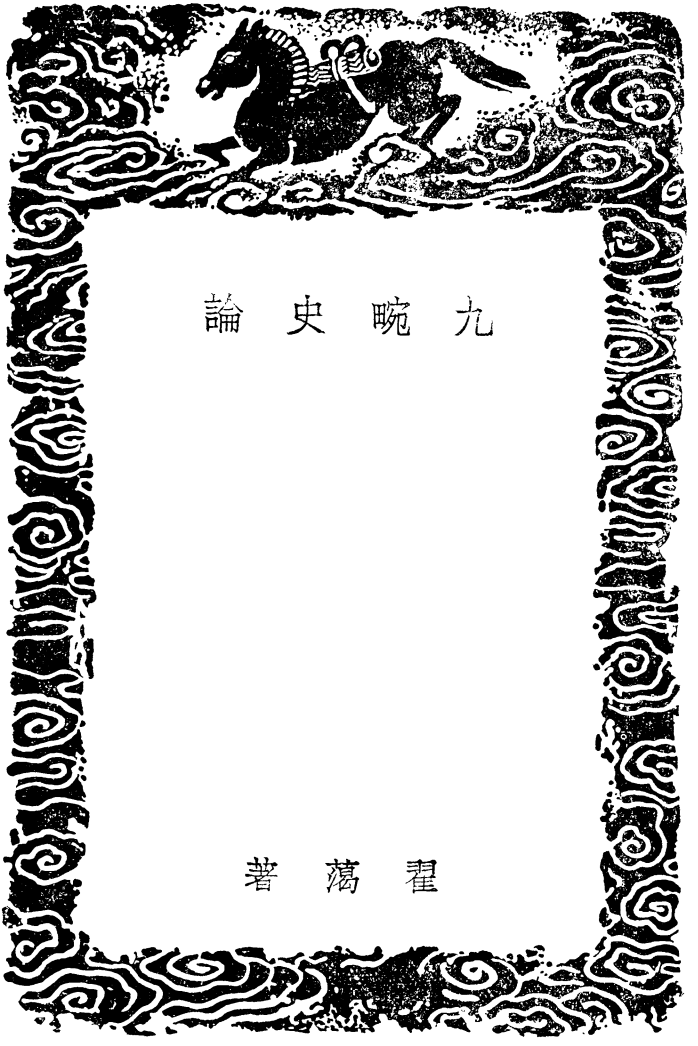
史葉仁魯聞部有盜。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千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以爲賊。悉擒之。斷其腳筋。暴之山麓。宛轉呼號。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寃。而逢吉以仁魯爲能。逢吉謀殺李崧。後告人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後周太祖梟逢吉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按五代無道之世。其君之暴虐。猶可言也。其臣之暴虐。不可言也。民生其閒者。狹隘酷烈。已極于斯。而國運每如朝菌夕蓌。旋踵輒亡。其臣之暴虐尤甚者。亦必痛遭誅夷。無能自脫者。如蘇逢吉、史宏肇之流。皆是也。天道亦可畏矣。

五代史。張筠兄弟。貲皆巨萬。筠爲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爲聚斂。民賴以安。居洛陽以酒色聲妓自娛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又董溫其家貲巨萬。秘瓊殺其族而取之。范延光又殺瓊而取之。楊光遠又殺延光而取之。光遠亦不能免也。

李符欲貶盧多遜。春州未幾而符卽貶春州。丁謂欲貶寇萊公。崖州而謂卽貶崖州。章惇貶子由雷州。而惇卽貶雷州。

丙吉病甚。夏侯勝決其不死。謂有陰德。必享其祿也。後吉果爲丞相。蔡京病甚。晁沖之決其不死。謂敗壞至此。必不晏然死牖下也。後京果竄儋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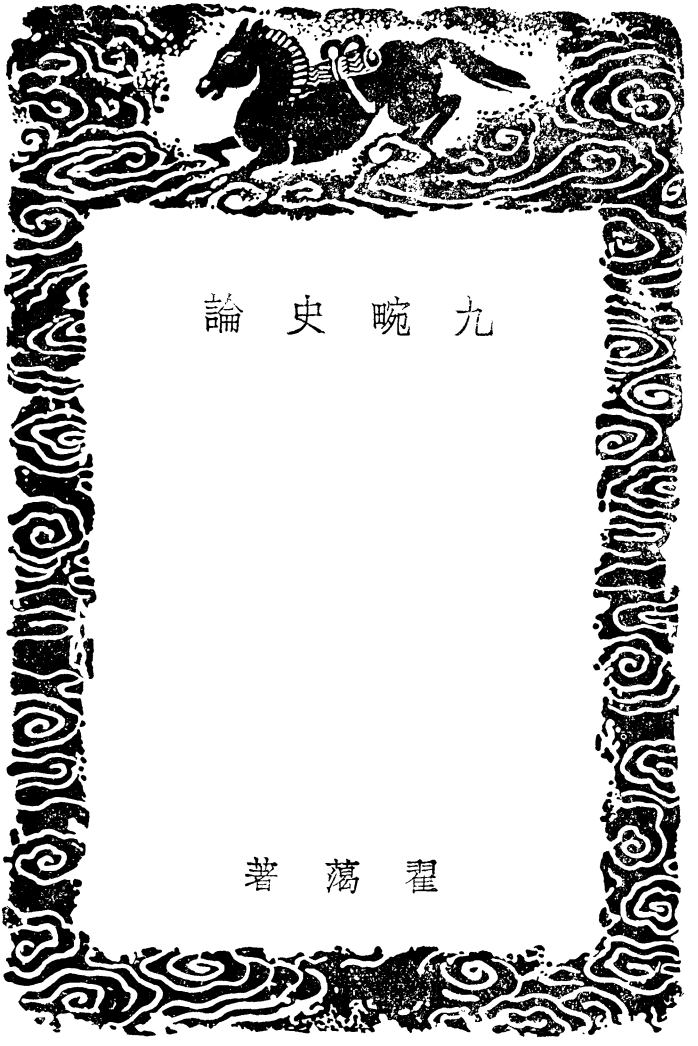
鐵圍山叢談。何傅執中奏罷密賜。及再相。歎賞薄。魯公笑曰。公所謂自作自受也。當時方粉飾太平。務復古禮。一日殿庭禮罷。魯公向何嘆頗疲勞。何亦笑曰。此亦公師所謂自作自受也。按魯公卽蔡京。奸人相



九畹史論

翟蕆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九畹史論

翟蕆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九畹史論目錄

辨方望溪淮陰傳書後
書東坡黃頭論後
馬援論
武氏論
唐藩鎮論

九畹史論

清　懷清翟　蕩著

辨方望溪淮陰傳書後

淮陰功高不賞。卒夷三族。天下後世之所同聲而太息。蓋嘗論之。人患無能。信適不幸以其能常隣于死。而亦不善自完者也。太史遷傳多微辭。明信無叛逆事。嘗觀宜興儲在陸評次史記末揭此旨甚悉。及讀望溪書後語。所見略同。而曰信之罪。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當秦失其鹿。天下欲逐而得之者多。蒯通教信以叛。罪尚可釋。定齊而求自王。略楚而利得地。何不可從。未減云云者。是則無以正信所以自盡之道也。且信當日爲人側目而不能去。以致于死。毋所謂求而利者誤之乎。而觀者殆猶未之悟也。夫請假王而漢高怒可知也。約分地而後會兵。亦豈能平耶。然已破楚徙信齊王之楚。楚地大與齊略等也。信以奪我齊得楚于信亦足矣。漢遇信不薄矣。嗚乎。是信授首之地也。夫以信之能。用楚之強果若有變。諸臣亟發兵而抗豎子者乎。陛下自將而擒者乎。然則帝豈嘗須臾忘楚者乎。已而陳兵出入。非反也。上書告變。帝知是誣也。計臣如陳平亦莫不知之也。而卽計擒之者。先之也。故凡信之所用自固。乃其所自危。信之區區求必得者。乃其已入于死地而不悟者也。爲信計者。當齊地已定。漢方窘于滎陽。則馳而救。不能驟離齊地者則分兵往。遣親人自陳。已期擊楚。則先諸侯至楚。破天下已集矣。則自釋兵柄。

王之楚。則固辭謹求散地。如是者勳蓋天下。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爲漢功宗。揚令名。延壽命矣。然尙有大厄。今有爲主人逐得鹿者。疑于私之。將見縛。今歸而謹以獻焉。是德我善遇我矣。翳其主人之毋將伺主人之出竊以私其人者。惡在我不利其竊也。則反謮我于主人而殺之。且奈何。變之生也不測。禍之動也甚微。君子所以貴知幾也。漢高畏惡信能奪之地已矣。念功多終不殺之。所以封功臣。必欲蕭何第一。心知爲信故。時故不言耳。鄧君亦知之。而言故不及耳。已聞信死。且喜且憐之。畏之故喜之。然憐者亦其情也。然則使信早善自置。優游漢高之朝。固當無所患苦。抑其女主呂氏者。陰圖臨朝稱制之日久矣。度漢大臣難制者必計鋤之。則莫如信與越矣。夫以碌碌羞與爲伍之絳灌。尙誅諸呂安劉氏。令信越而在者。其利于雉之稱制也哉。莽之居攝也。翟義起于東都。武氏之廢立也。敬業起于揚州。嘗見義一戰敗死。敬業乃畜縮自謀巢穴。皆中才無可與計大事。向令十餘萬衆。得如信者將之。鼓而西。無慮旦暮不傳莽之首。且如思溫之遇敬業。得如信之于廣武君行其計。帥衆直指洛陽。無慮不一朝遷武氏之宮正其罪矣。似毒已肆。惡已盈。及其既衰。而始克圖之。不已令凶人得志哉。嗚乎。此乃雉之必甘心于信也。夫三輔破滅。則王氏益安。泌水軍迴。楊氏以篡。陶溪騎走。武氏愈恣。爾朱舉旗。而胡氏亡。韓彭葅醢。則呂氏王。事勢不兩安。雉之與信亦且不並存。沛公亡而范增懼。大眞去而王敦悔。時乎時乎不再來。寧我薄人。無人薄我。先之也。夫已發。則舉天下而莫能與之爭。未發。則一武士困之而有餘。是善用乃公之智也者。然則信在楚漢高慮其不終于爲漢也而信禽。信禽而信可不死。信在漢呂氏慮其終于爲漢也而信收。信收而

信萬無可生且夫事未至而慮之慮其能也能不利于漢唯信能爲漢唯信吾故曰人患無能信適不幸以其能濱死而不善自全留侯曰願得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三萬戶以酬良功何愧焉正恐決勝千里者旋疑其千里決勝于我則徒傷昔時之義良不爲也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赤松子安在乎良示我自此終無所與于漢家事矣夫始之辭封者以全乎劉氏之義也繼之棄事者以免于呂氏之難也獨奈何信也擁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尋常無事自全其身首而智不足悲夫三代以還君臣之相遇賢豪之出處可考而知也至如武侯之顧廬信之拜將豈有比哉丈夫至此不枉許人以身矣且漢高慢侮人諸將相奴虜使之信之事萬非布越等所敢望也故信亦終以漢王遇我厚而不忍背也然乃請假王約分地此人臣要君之大者信不知其義而爲之則不學道之過也然罪即不當從末減矣而說者解之以逐鹿之事夫漢高與信君臣之分未定則可登壇一拜漢高與信君臣之分定矣而爲是言毋乃適重信之罪也夫夫賢如光弼而恚死而汾陽爲唐純臣榮名顯號獨歸之其處子奪之際得其義矣吾願以是人爲信正也嗟乎信必愛此富貴乎則早從蒯生之說可也事唯斷乃成彼兒女子能之而信不能曷怪爲其所欺也且信曷不去也求者不果得而利之或反害究竟區區者誠何加損于信信能事既見于天下信曷不去也

書東坡賈誼論後

蘇子之論賈生也以爲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安有立談之

間。而遽爲人痛哭。且若絳灌之屬。皆當優游浸漬。以深交之而後可以有爲。而生不能。此其所以殆也。嗟嗟蘇子好善持論于斯乎。何徒覩其迹。而莫悉其情也。夫帝自不用生耳。豈賈生痛哭之過。而抑何絳灌之能操於其間哉。大抵帝之材與生相埒。而學則相左。生儒者。而帝習於黃帝老子之說也。生以權勢法制進。而帝尙寬柔。生以經制禮樂進。而帝樂清靜。若是者百投而百不合。雖從容言之奚益乎。雖有人乎君之側奚濟乎。以帝之大度。率其寬柔。而亦能措天下于安矣。雖若權勢法制之可以安天下。而非所用矣。以帝之儉德守其清靜。而亦且致天下於治矣。雖若經制禮樂之可以治天下。而非所用矣。天下者帝之天下。生能治之。予亦能治之。與其與生治之。曷若予自治之。然則帝方自用之不暇。而奚暇用生乎哉。夫吳楚七國。地不削。制不定。當帝之世。而能爲變乎。自祿山之狼。玄宗之荒淫。嘗念上遇我厚。將俟上晏駕而後動。況帝之仁而濟以明達耶。趙佗自定百粵。帶甲百萬稱帝。帝遣一使持一紙書往使之。慨然屈首削號歸命。何七國之有耶。迨其後七國動矣。而無能爲者。徐生有言。先帝之德在人。安土樂俗之民。衆諸侯無竟外之助。而天下無土崩之勢也。然則帝之能見矣。至若爲梁王立後。割淮陽郡城。以益梁以扞齊趙。舉淮南以益淮陽。徙代王都之以禁吳楚。所謂十世之利。厥後卒衞漢破七國者。梁王之力居多。此則生之早計也。帝度其不能不用生。而固已用之矣。假如帝與生定經制。與禮樂。漢業庶乎三代之隆哉。而帝適樂於清靜。而無取也。明祖嘗與其臣言之。而亦以爲帝過也。豈非黃老之說敗之也。武帝好儒。而一時之臣。已無生比。而生又獨不得與帝同時。其亦漢家之運。莫可致此。自乃祖馬上之言。規模氣象。已

可見如此耶。而適使生之懷才抑鬱而無所試。李廣不遇高而遇文生亦不遇武而遇文。所謂生不逢時命也悲夫。當時生在廷甚薄絳灌諸臣絳灌心惡之而嘗沮其用。俗吏之情類然無足怪。必以若等竟能沮生大用。竊非也。武侯茅廬士也。關張于先祖。誼若兄弟。嘗以武侯爲言。而先主魚水之交愈固。帝之賢豈出先主下。絳灌誼孰與關張篤。而能間生於君臣相得之際。滋不信矣。且謂生於立談之間。而爲人痛哭甚無當乎。或遂以此觸人主而終不用乎。此不當與生言。而亦不足爲帝言也。以汲黯之戇。武帝能容之。帝何如人。生何如人。兩賢相遇。而區區者遂用不去於懷乎。且帝必令生偃偃聾聾以爲賢乎。甚非帝與生之本末也。且試以生之言。施於後代之君。大者誅族。小者誦死。禍可立見。而人亦羣然嗤其爲狂爲惑。得禍宜也。今觀帝所以遇生。豈可謂不厚也。豈尚有幾微介于其懷也。抑帝嘗自言之矣。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帝若生君臣乎。抑朋友之也。生誰知已。似帝之深者。今古才亦間出矣。又安所得此于人主之前者。生雖死。其可無恨。然而生之卒見踈于帝。至于憔悴以死。而帝終不用之者。於是乎亦概可想也已。此在識者可以審而得其情也已。何蘇子之徒據其跡以爲言也。

馬援論

援爲隗囂將軍。甚見親重。囂故好士。三輔之士。歸之如流。囂傾身引接。名震西州。嘗使援往觀公孫述。又使奉書洛陽。援見漢帝而歸心焉。歸囂與同臥起。問以東方事。援盛稱帝才明勇略。囂意不懌。會漢遣來歙。囂任子。援遂將家屬隨歸洛陽。上書直陳滅囂之術。又往來游說囂將。賢諸羌豪。離其支黨。囂遣將軍

王元據隴坻。大破漢軍。帝將自伐囂。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平囂。君子曰。囂則已矣。抑援之義何居焉。夫授以將軍。是股肱之任也。使之覘國。是心膂之寄也。夫囂之有援也。謂將輔之以有爲也。誠不謂其恐之使不敢爲也。更不謂其市之以自爲也。當是時。更始政亂。天下復失。天水完富。士馬精強。漢方經營河北。囂已名震西州。江淮青徐之間。赤眉檀鄉之屬。蜂起蟻聚。烏合而獸散者。皆伯王之資也。考其時若此。論其勢若彼。乘危制勝。以爭天下。此英雄度內事耳。一時名士輻輳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恩。于焉進奇謀。疏至計。協力同心。贊成大業。是所望於公等者耳。而或則遠推王命。或則近稱漢德。必使之喪心破膽。倉皇失措。趣之任子。趣之入朝。甚無謂也。傳曰。天命靡常。歸于有德。命則不可知者也。德則可自信者也。不必如所云云也。抑有說焉。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知人善任。使高祖之所以興也。世祖之興。世皆以圖讖。余不謂然。帝亦能得天下英賢而驅策之耳。若囂者。可謂好士。不可謂知人。其所敬禮皆公等。識者知其無成。何乃引天命哉。東漢末。羣雄並起。操挾天子。名最順。甲兵士地最強。方其破荊州。舉百萬之衆而東下也。孫氏舉國震駭。張昭謂迎之便。權心不欲。卒用周瑜魯肅之計。破之赤壁之下。後權稱帝。羣臣爭頌功德。昭將有所言。權曰。向從子布今乞食矣。昭慚而止。然而昭雖教權迎操。萬萬不背權而歸操。又萬萬不教操以圖權也。樂毅之在趙也。趙王問以伐燕之謀。毅泣曰。毅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朱齡石爲劉裕參軍。從討桓元至江東。請曰。某先世嘗受桓氏恩。今不忍以刃相向。請居軍後。裕義而許之。賀拔勝在梁。梁

王遇之厚。已北歸。見鳥獸南向者則不射之。由是觀之。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彼永念夫先世之德而不忘之。此親承夫知遇之隆而遽背之。彼負謗而去而肝膽可白。此委心以任而誠款潛移。彼深知其罪。終不欲自我而刃之。而請居軍後。此見以爲利。喜於我得而市之。而甘爲戎首。彼遠臣也。對此雲山常感棲遲之素。此故主也。熟其巢穴。遂進覆毀之謀。聚米之事。千古稱之。吾爲援也恥之矣。援之言曰。當今之世。君擇臣。臣亦擇君。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乃知帝王自有眞也。然而擇之云者。故未嘗受人股肱心膂之計者可言也。故淮陰曲逆。皆去楚事漢。君子無譏焉。若范增者。痛豎子之不足與謀。有疽發背死耳。尙可助沛公奪項王天下乎。衆人遇我。我故衆人事之。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而言者情義之言也。若國士遇之而衆人事之。是眞衆人而已矣。又暇擇人乎。夫君子亦有所自立。寧徒計夫好醜之在人者而已。劉曜破洛陽。納晉惠后。羊氏既立爲后。問曰。我何如司馬家兒。曰。彼亡國之暗夫。陛下開基之聖主。何可並言。妾在彼時。寔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執巾櫛以來。乃知天下自有丈夫也。嗚乎。是所謂得君而事者乎。彭寵反漁陽。漢攻之不下。寵家奴斬寵首詣闕。封爲不義侯。嗚乎。侯之矣。而亦不義之乎。雖然。世路悠悠。若此類何可勝數。援所謂一切賢豪。不當賢者而亦爲之也。故不可以不辨。

武氏論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吾觀唐武氏之禍。而嘆聖人之旨。蓋其嚴哉。武氏以一婦人。君臨天下二十餘年。是不比於母后之稱制者。而直自帝自王也。此其智有過人者。嘗揆其所以得之之由。周來其韓彭也。

徐杜其蕭曹也。狄公其子房也。彼疑天下圖已。而盛開告密。以周興來俊臣之徒主之。推一人引千百人。羅織萬端。人不自謀。嘗恐坐反。雖有反謀何由而成。嗚乎。雖韓彭之殺敵。有若是其威乎。然又以景儉有功之平恕者而參處其間。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彼嘗憚其死之苦。則愈幸其生之樂矣。所謂百姓離奏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皆稱其美矣。子房爲韓而輔漢以興。狄公忠唐而事周益謹。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而武氏匹婦而爲天子。其與匹夫而爲天子者有以異乎。雖然唐奚無人甚哉。假令武氏生當前明之時。上方欲立昭儀爲后。殿階之叩頭流血涕泣極諫者。寧遂良韓瑗之落落已乎。吾知諸臣必以爭禮儀爭國本者爭之。恐非徐勣之一言所能定也。然而事猶未可定也。何者。高宗之剛愎不若世宗。而闇弱甚於神宗。武氏之地勢不同與獻。而權譎勝於鄭氏也。顧卽爲后矣。其在高宗朝十數年間。吾知諸臣必以擊奄瑾擊奄魏擊賊嵩者擊之。雖賢人之心盡剖而彼婦之惡貫盈。天怒已極。人怨已深。復謀稱制。是亦難矣。何者。明諸君子雖以擊奄官觸權相而死。而若曹亦以害諸君子而易敗也。且卽稱制矣。而一杯未乾。六尺何在。此時而欲爲武氏之所爲。吾則斷其必不能矣。何者。瑾等一家奴。嚴氏一賊子。而諸君子但以口舌爭之者。彼第弄吾君之威柄。君在則刑典常俟君而正也。燕王親先帝之子。天子之叔父。而諸君子遂欲以手刃之者。彼且攘吾君之神器。君亡則讐耳當自臣子而雪也。然而燕王卒有天下。而吾知武氏無能爲者。爭天下於中原。則武夫之力有時而屈。爭天下於殿陛。則忠臣之氣千古常伸也。試思斬衰盈庭。哭聲震殿。鼎油盡沸。袖劍欲鴟。此時周來之威酷焉所施。卽徐杜之仁恕

焉所用。而忠唐者固不必復事周也。其果能以匹婦而爭此座也耶。然則能肆於故主聚塵之際。未必不敗於新宮告廟之年。縱瞽竊於梓宮遺詔之頃。必不能復安於乾元宣令之日者。此亦事理之較然可見者也。今試觀武氏之在唐也。自夫元老遠竄。諍臣受褒。晏然而決庶事。宴然而朝四夷。宴然而殺皇儲。遂晏然而幽少主。敬業蓄縮。自昧勤王之素志。人盡解體而誰何。裴炎奸邪。寔與廢帝之本謀。言出下獄而已晚。北門盡効忠之學士。周獄無寔反之頑民。嗚呼。武亦何憚而不爲哉。唐奚無人甚哉。大抵氣節者。士之所自立也。風化者。上之所爲成也。士之所立者獨也。上之所成者遍也。高皇帝御東閣。聞履聲橐橐。問之。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我謂文天祥耳。爾元朝老臣。可去和州看余闕廟也。劉文成之子璟。少靜樸峻厲。博通經史。究兵略。嘗侍父入朝。太祖奇之。授谷王長史。燕師起。隨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能用。遂辭病歸。文皇登極。璟臥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行。婣戚舉餞。戒之曰。皇上神武。何啻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爲魏徵可也。璟瞪目曰。汝謂我學魏徵耶。吾生死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上語猶稱殿下。遂大忤旨下獄。一夕辮髮自經死。夫上不重危素。故士恥學魏徵。上既重鄭公。臣乃爭事周室矣。吁。可畏哉。

唐藩鎮論

元宗設藩鎮。天下重兵。咸徙西北。祿山豺狼。寵之使專制三道。一反范陽。河北望風瓦解。遂渡河。破武牢。陷東京。如蹈無人之境。然自郭李師出井陘。取常山。屢敗思明。圍之博陵。復河北十餘郡。漁陽路再絕。祿

山始悔反矣。當是時。二公皆請固守潼關。毋輕敵。引兵先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帝卒用國忠之言。屢遣中使趣哥舒翰出戰。翰不得已。撫膺流涕。引兵出關。戰果大敗。潼關不守。帝出奔蜀。長安遂陷。肅宗之在靈武也。子儀以兵至靈武。光弼以兵赴太原。河北復陷于思明。會慶緒殺祿山而行在諸軍大集。李泌又請以安西西域之師先用之寒鄉。除其巢穴。永絕根本。否者雖復兩京。恐征戰未有涯也。帝不能待。遂遣子儀副廣平。收復兩京。慶緒北走。思明亦降。亡何復叛。乘相州之潰。遂殺慶緒。分軍濟河。會于汴州。時子儀爲朝恩所沮。光弼爲元帥代領其軍。與思明戰河陽。大破之。行亦以朝恩趣戰而有邙山之敗。思明旋殺于朝義。光弼統八道行營鎮臨淮。寶應元年。僕固懷恩以回紇師至。會諸道軍取東京。逐朝義。賊將薛嵩等皆降。李懷仙斬朝義降懷恩。恐賊平寵衰。賊將降者皆奏復其位。薛嵩節度相衞。田承嗣節度魏博。李懷仙節度盧龍。李寶臣節度成德。後惟薛嵩受代。餘則河北諸鎮之所自始也。平盧之李正己。山南之梁崇義。皆其黨也。各擁勁卒。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自代宗之世。元振用事。光弼恚死。子儀非有急不典兵。朝廷于藩鎮。專事姑息。不復能制矣。德宗立。懲先世之弊。始欲裁之以法。田悅爲寶臣子。惟岳請繼襲不許。李正己子納請襲亦不許。悅等遂謀連兵拒命。詔馬燧李抱眞李晟討田悅。朱滔自幽州討惟岳。皆破降其州縣。劉洽等亦大破靑魏兵于徐州。成德將王武俊斬惟岳。傳首京師。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李納勢亦日蹙。先是李洧以徐州降。己與海沂刺史有約。請得詔書。必能成功。時盧杞爲相。怒先白張鎰不從其請。已而朱滔怒不得深州。武俊怒不得節度。又詔分取其糧馬。皆反發兵南向。詔李懷

光討之敗績。四人皆稱王。淮西李希烈既受詔討殺崇義益自恣。亦與朱滔等通。自稱天下都元帥。希烈寇壞城。詔發兵涇原。兵至犒薄遂變。上奔奉天。衆推朱泚據長安。遂犯奉天。懷光還兵救長安。解奉天之圍。沮盧杞不得見上復叛。與泚通。上奔梁州。李晟痛哭誓師。逐朱泚。收復京城。迎還車駕。兵興以來。月費百餘萬緡。用陳京等議。括富商錢。用陳少遊奏。詔增稅錢。行稅間架。除陌錢。然自朱泚至長安。爲城守之計。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而府庫尙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聚斂焉。懷光奔河中。馬燧誅之。李抱眞亦說降武俊。共破朱滔。而希烈亦東畏曹王皐。西畏李兼。不得逞。然自是而帝之姑息藩鎭。又不啻如肅代時矣。憲宗立。平夏。平蜀。平吳。平淮西。平淄青。宏正入朝。承宗削地。劉總歸命。恢然中興之美也。再傳而克融亂幽州。庭湊叛成德。憲誠反魏博。其他相繼而起者種種。然亂或旋定。而三鎭遂莫可誰何。歷穆敬文三世而至武宗。天子英武。相臣德裕。才猷出世。始一用。三鎭以平。澤潞皆惕。見奉命唯謹。然亦不能革其故事矣。宣宗察察。號爲小康。訖無遠略。懿僖失德。釁生南詔。延于江淮。而唐祚告終。要自設藩鎭迄唐之亡。而河北不可爲唐有云。夫河北禍始于天寶。而蔓延于肅代。德宗有志克復。而措置乖方。既經喪亂。而始息轉甚。無可言者。憲宗中興。威行兩河。再傳而失之者何居。曰。憲宗之于河北。亦所謂羈縻之而已矣。其亂本固在焉。能再世乎。然則當日何不遂平之。曰。勢不可也。以天下之力。四年而平淮蔡。繼又用之淄青。兵威亦殫矣。承宗必復用兵。是黷武也。況劉總乎。故獻地質子。差勝于周鄭之所爲。亦姑聽之也已。其所以失由不先定河北而後舉淮蔡也。淮蔡三小州耳。以河北爲之

羽翼。則取之也未易爲力。若姑捨之、而專事于河北。其足爲河北之重者固無幾也。且敕其鄰道。不必入其穴而取之。但扼其要而制之。自無能爲。迄于河北既定。是區區者樊籠中物耳。然則當日曷不先定河北。曰。此李絳等誤之也。憲宗欲乘王士眞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兵討之。以草河北諸鎭世襲之弊。裴垍謂李納跋扈。武俊有功。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此言頗近似。然不諳大計。且武宗有言。縱其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而李絳之說則尤悖。謂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卽奉詔。又河北諸鎭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上又密問諸學士。今欲用承宗爲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鎭。李絳對以德棣隸成德久。一旦割之。恐怨望。不若使祭弔使以私諭之。聽不聽可無他害。上曰。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用兵。何如絳對以羣臣見取蜀取吳之易。故諂躁之徒爭獻策。勸開河北。不知河北與二方異。二方素忠順。又旁無助援。河北之百姓將士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順逆之理。鄰道各爲子孫之計。互相表裏。兵連禍結。憂患何可勝道。今淮西吳少誠病且不起。可議征討。恢廓難致之功。願捨之。嗟乎。人臣有如此謀國者乎。試思其父子相承四十餘年者。祖宗之法度而不可紛更者乎。祖宗之積弊而當思去者乎。師直爲壯。曲爲老。其不奉教曲直。果安歸乎。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割其二州而不敢顯言乎。堂堂十葉之天子。曾不能制三四凶人之死命。冀得免其怨望。以幸無事乎。欲治之主不世出。人生之遇合亦難期。幸以天子聰明英武。夙興夜寐。惕厲憂勤。延攬羣臣。虛心訪問。思所以削僭亂致太平之略。而絳于諸臣中

知遇又最深一籌莫展但願陛下捨此難致之功直詆言者爲諂躁自顧不無少愧負矣乎李滔反發深州至束鹿士卒大譟曰天子詔司徒歸幽州奈何違敕南救田悅其黨語之曰司徒血戰取深州冀得絲纊寬汝曹賦不謂國家無信今南行爲汝曹也衆曰雖知如此終不如奉詔且歸鎭然則君臣逆順學士或不知將士百姓則皆知之矣每怪肅代以來姑息者祇三四凶人其將士百姓不幸爲凶人之所迫脇者忘其爲吾人也而不聞有德音之降皆此等之識議誤之也夫人情未去有以留之斯愈固耳崔祐甫勸德宗以正己所獻錢三十萬緡賜淄青將士正已慚服天下始有太平之望此亦可以類推矣至如河北黜陟使符下罷田悅軍士四萬人使還農衆皆哭田悅出家財賜之使還部伍于是皆德悅而怨朝廷豈非我自棄之以資賊者乎惟岳反孝忠以易州歸朝李納反李洧以徐州歸朝將士之忠順者可用也武俊寔斬惟岳劉悟寔斬師道將士之強幹者亦可用也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必謂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豈不寃哉嘗念劉裕之棄關中南歸也三輔父老流涕諸門曰殘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賀今捨此欲安之乎想爾時之民之在彼處者其可憐憫何獨不然爲大臣代天子理萬民曾此之漠不動念而棄之而又寃之不仁甚矣且彼所最憚者無如隣道之相表裏也譚忠一說季安而魏不救趙一說劉總而燕且伐趙武俊既激而合滔賈林可說以攻滔交之離合在我不在彼也宣公有言得其持疑足以集事此可爲智者道也當是時以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討承宗無功卒制雪承宗復其官爵夫宦者典兵敗猶幸也然天子方銳意用兵而宰相學士議論若是是激成之也

君子讀史至此而不勝恨恨焉。方承璀之討承宗也。昭義節度盧從史。陰與承宗通。兵馬使烏重胤誘執之。上嘉其功。欲以爲留後。會承璀奏已牒重胤絳以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起于列校。恐河南北諸侯耻與爲伍。萬一連表罪狀承璀陛下何以待之。不如還使從史爲之嚮。是何言也。抱玉爲光弼裨將。屢有戰功。自陳耻與祿山同姓。因賜姓李。重胤節度橫海。奏藩鎮跋扈。由州縣各置鎮將。收刺史縣令之權也。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職。雖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謹以所領州牒還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赦史領之。故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此規畫。直可著爲令。爲久安長治之計。眞大臣之識。忠臣之用心也。即其縛從史之時。昭義一軍。盡甲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敢違者斬。則皆散。固已可想見其梗槩矣。以如是之人。不耻與若曹伍乎。而反爲若曹所耻乎。且藩臣自署將吏。天子不得問。今且使天子之將吏。亦必惟所置者何也。且其人既蓄姦謀。謂還當授以方面者何也。是其爲諸侯謀也則忠。非天子之利也。夫已則不能。又惡乎人。有其功。其情愈私。毋怪其辭之愈倍也。已李集之曰。祖宗以一隅取天下。子孫以天下而不能取河朔。夫事有本難有人難之者。憲宗初年。杜黃裳作相時。李師古卒。請及其未定服分之。帝以方討劉闢。遂以師道爲留後。是帝之失策也。然令杜公任政久。河北旋當定耳。惜也以小故罷之。而行亦卒。至謀之非其人。其何以濟。誠使及其節度之物故也。或分其鎮爲三或爲二。即其軍中簡裨將之能服衆者。與以節鉞。使分領之。其故節度之子。授以官。徵之入朝。若此者。彼能聽則分而易制。不聽則亂而易取。仍諭其鄰道各統領所治毋怠。其或懷不軌。陰謀黨助。所以離之。一說